



宋

書

十五



リ 8
1735
101



118
1735
101

宋書卷七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顏延之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也曾祖舍右光祿大夫祖約零陵太守父顯護軍司馬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室巷甚陋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婚妹適東莞劉憲之穆之子也穆之既與延之通家又聞其美將仕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也後將軍吳國內史劉柳以為行參軍因轉主簿豫章公世子中軍行參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與同府王參軍俱奉使至洛陽道中作詩二首文辭藻麗為謝晦傳亮所賞宋國建奉常鄭鮮之舉為博士仍遷世子舍人高祖受命補太子舍人雁門人周續之隱居廬

新編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所購以贈

圖書

氏圖



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詣京師開館以居之高祖親幸朝彥畢至延之官列猶卑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仗辭辯延之每折以簡要既連挫續之上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徙尚書儀曹郎太子中舍人時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之美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辭不爲之下亮甚疾焉廬陵王義真頗好辭義待接甚厚徐羨之等疑延之爲同異意甚不悅少帝卽位以爲正員郎兼中書尋徙員外常侍出爲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黃門郎殷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俗惡俊異世疵文雅延之之郡道經汨潭爲湘州刺史張紀祭屈原文以致其意曰恭承帝命建旗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佩之浦弭節羅潭艤舟汨渚敬祭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蘭薰而摧玉貞則折物忌堅方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

辰之缺溫風迫時飛霜急節羸芊邁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蔑椒蘭身絕郢闕迹遍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鸞聲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芬實穎實發望汨心欷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元嘉三年羨之等誅徵爲中書侍郎尋轉太子中庶子頃之領步兵校尉賞遇甚厚延之好酒疎誕不能斟酌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云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甚激揚每犯權要謂湛曰吾名器不升當由作卿家吏湛深恨焉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爲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曰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可不論塗窮能無慟詠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湛及義康以其辭旨不遜大怒時延之已拜欲黜

爲遠郡太祖與義康詔曰降延之爲小邦不政有謂其在都邑豈
動物情罪過彰著亦士庶共悉直欲選代今思愆里閭猶復不悛
當驅往東土乃至難恕自可隨事錄治殷劉意咸無異也乃以光
祿勳車仲遠代之延之與仲遠世素不協屏居里巷不豫人間者
七載中書令王球名公子遺務事外延之慕焉球亦愛其材情好
甚欵延之居常罄匱球輒贍之晉恭思皇后塋應須百官湛之取
義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持邑吏送札延之醉投札於地曰顏延
之未能事生焉能事死閑居無事爲庭誥之文今刪其繁辭存其
正著於篇曰庭誥者施於閨庭之內謂不遠也吾年居秋方慮先
草木故遽以未聞誥爾在庭若立履之方規鑿之明已列通人之規
不復續論今所載咸其素畜本乎生靈而致之心用夫選言務一
不尚煩密而至於備議者蓋以網諸情非古語曰得鳥者羅之一

目而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此其積意之方道者識之公情者德
之私公通可以使神明加嚮私塞不能令妻子移心是以昔之善
爲士者必捐情反道合公屏私尋尺之身而以天地爲心數紀之
壽常以金石爲量觀夫古先垂戒長老餘論雖用細制每以不朽
見銘繕築末迹咸以可又承志況樹德立義收族長家而不思經
遠乎曰身行不足遺之後人欲求子孝必先慈將責弟悌務爲友
雖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夫和之不備或
應以不和猶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儻知恩義相生情理相出可使
家有參柴人皆由損夫內居德本外夷民譽言高一世處之逾嘿
器重一時體之滋沖不以所能干衆不以所長議物淵泰入道與
天爲人者士之上也若不能遺聲欲人出已知柄在虛求不可校
得敬慕謙通畏避矜踞思廣監擇從其遠猷文理精出而言稱未

達論問宣茂而不以居身此其亞也若乃聞實之爲貴以辯畫所
克見聲之取榮謂爭奪可獲言不出於戶牖自以爲道義久立才
未信於僕妾而曰我有以過人於是感苟銳之志馳傾軼之望豈
悟已挂有識之裁入修家之誠乎記所云千人所指無病自死者
也行近於此者吾不願聞之矣凡有知能預有文論不練之庶士
校之羣言通才所歸前流所與焉得以成名乎若呻吟於牆室之
內喧囂於黨輩之間竊議以迷寡聞俎語以敵要說是短筭所出
而非長見所上適值尊明臨座稠覽博論而言不入於高聽人見
棄於衆視則慌若迷塗失偶壓如深夜撤燭銜聲茹氣腆嘿而歸
豈識向之夸慢祇足以成今之沮喪邪此固少壯之廢爾其戒之
夫以怨誹爲心者未有達無心救得喪多見諂耳此益臧獲之爲
豈識量之爲事哉是以德聲令氣愈上每高忿言懟譏每下愈發

有尚於君子者寧可不務勉邪雖曰恒人情不能素盡故當以遠
理勝之么竿除之豈可不務自異而取陷庸品乎富厚貧薄事之
懸也以富厚之身親貧薄之人非可以一時處然昔有守之無怨
安之不悶者蓋有理存焉夫既有富厚必有貧薄豈其證然時乃
天道若人厚富是理無貧薄然乎必不然也若謂富厚在我則宜
貧薄在人可乎又不可矣道在不然義在不可而橫意去就謬生
希幸以爲未達至分蠶溫農飽民生之本躬稼難就上以僕役爲
資當施其情願庀其衣食定其當治遞其優劇出之休養後之捶
責雖有勸恤之勤而無霑曝之苦務前公稅以遠吏讓無急傍費
以息流議量時發斂視歲穰儉省贍以奉已損散以及人此用天
之善御生之得也率下多方見情爲上立長多術晦明爲懿雖及
僕妾情見則事通雖在畝畝明晦則功博若奪其常然役其煩務

使威烈雷霆猶不禁其欲雖棄其大用窮其細瑕或明灼日月將不勝甚邪故曰辱焉則差的焉則闇是以禮道尚優法意從刻優則人自爲厚刻則物相爲薄耕收誠鄙此用不忒所謂野陋而不以居心也含生之氓同祖一氣等級相傾遂成差品遂使業習移其天識世服沒其性靈至夫願欲情嗜宜無間殊或役人而養給然是非大意不可侮也偶與有寵齊侯蔑寒犬馬有秩管燕輕饑若能服溫厚而知穿弊之苦明周之德厭滋旨而識寡嗛之急仁恕之功豈與夫比肌膚於草石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用哉罰慎其濫惠戒其偏罰濫則無以爲罰惠偏則不加無惠雖爾眇末猶扁庸保之上事思反已動類念物則其情得而人心塞矣抃博蒲塞會衆之事諧調哂謔適坐之方然失敬致侮自此之由方其尅瞻彌喪端儼况遭非鄙慮將醜折豈若拒其容而簡其事靜其

氣而遠其意使言必諍慝賓友清耳笑不傾撫左右悅目非鄙無因而生侵侮何從而入此亦持德之管籥爾其謹哉嫌疑心誠亦難分豈唯厚貌蔽智之明深情怯剛之斷而已哉必使猜怨愚賢則嘖笑入戾期變犬馬則步顧成妖况動容竊斧束裝濫金又何足論是以前王作典明慎議獄而僭濫易意朱公論壁光澤相如而倍薄異價此言雖大可以戒小遊道雖廣交義爲長得在可久失在輕絕久由相敬絕由相狎愛之勿勞當扶其正性忠而勿誨必藏其枉情輔以藝業會以文辭使親不可褻疎不可間每存大德無挾小怨率此往也足以相終酒酌之設可樂而不可嗜嗜而非病者希病而遂青者幾既青既病將蔑其正若存其正性紆其妄發其唯善成乎聲樂之會可簡而不可違違而不背者鮮矣背而非弊者反矣既弊既背將受其毀必能通其礙而節其流意

可爲和中矣善施者唯發自人心乃出天則與不待積取無謀實
並散千金誠不可能贍人之急雖乏必先使施如王丹愛如杜林
亦可與言交矣浮華怪飭滅質之具奇服麗食棄素之方動人勸
慕傾人顧盼可以遠識奪難用近欲從若覩其淫怪知生之無心
爲見奇麗能致諸非務則不抑自貴不禁自止夫數相者必有之
徵旣聞之術人又驗之吾身理可得而論也人者兆氣二德稟體
五常二德有奇偶五常有勝殺及其爲人寧無叶沴亦猶生有好
醜死有天壽人皆知其懸天至於丁年乖遇中身迂合者豈可易
地哉是以君子道命愈難識道愈堅古人恥以身爲溪壑者屏欲
之謂也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蒿蒸故其爲害則燻心智耗真情傷
人和犯天性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猶火含烟而妨火桂懷蠹而
殘桂然則火勝則烟滅蠹收則桂折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

去明卽昏難以主一目其以中外羣聖建言所黜儒道衆智發論
是除然有之者不患誤深故藥之者恒苦術淺所以毀道多而義
寡頓盡誠難每指可易能易每指亦明之末廉嗜之性不同故畏
慕之情或異從事於人者無一人我之心不以已之所善謀人爲
有明矣不以人之所務失我能有守矣已所謂然而彼定不能奕
碁之蔽悅彼之可而忘我不可學頓之蔽將求去蔽者念通作介
而已流言謗議有道所不免況在闕薄難用筭防接應之方言必
出已或信不素積嫌間所襲或性不和物尤怨所聚有一於此何
處逃毀苟能反悔在我而無責於人必有達鑒昭其情遠識迹其
事日省吾躬月料吾志寬嘿以居潔靜以期神道必在何恤人言
彥曰富則盛貧則病矣貧之病也不惟形色麤麤或亦神心沮廢
豈但交友疎棄必有家人誚讓非廉深識遠者何能不移其植故

欲蠲憂患莫若懷古懷古之志當自同古人見通則憂淺意遠則怨浮昔琴歌於編蓬之中者用此道也夫信不逆彰義必出隱交賴相盡明有相照一面見旨則情固丘岳一言中志則意入淵泉以此事上水火可蹈以此託友金石可弊豈待充其榮實乃將議報厚之筐筐然後圖終如或與立茂思無忽祿利者受之易易則人之所榮蠶穉者就之艱艱則物之所鄙艱易既有勤倦之情榮鄙又間向背之意此二塗所爲反也以勞定國以功施人則役徒屬而擅豐麗自理於民自事其生則督妻子而趨耕織必使陵侮不作懸企不萌所謂賢鄙處宜華野同泰人以有惜爲質非假嚴刑有恒爲德不慕厚貴有惜者以埋塋有恒者與物終世有位去則情盡斯無惜矣又有務謝則心移斯不恒矣又非徒若此而已或見人休事則勤斲結納及聞否論則處彰離貳附會以從風隱

竊以成釁朝吐面譽暮行背毀昔同稽欵今猶叛戾斯爲甚矣又非唯若此而已或憑人惠訓藉人成立與人餘論依人揚聲曲存稟仰甘赴塵軌衰沒畏遠忌聞影迹又蒙之毀之無度心短彼能私樹已拙自崇恒輩罔顧高識有人至此實盡大倫每思防避無通閭伍覩爲異之事或無涉傳遭卒迫之變反思安順若異從已發將尸謗人迫而又迂愈使失度能夷異如裴楷處逼如裴遐可稱深士乎喜怒者有性所不能無常起於福量而止於弘識然喜過則不重怒過則不威能以恬漠爲體寬愉爲器者大喜蕩心微抑則定甚怒煩性小恐卽歇動無愆容舉無失度則物將自懸人將自止習之所變亦大矣豈唯蒸性染身乃將移智易慮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芷蘭之室久而不聞其芬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與之變矣是以古人慎所與處唯夫

金真玉粹者乃能盡而不污爾故曰丹可滅而不能使無赤石可
毀而不能使無堅苟無丹石之性必慎浸淙之由能以懷道爲人
必存從理之心道可懷而理可從則不議貧議所樂爾或云貧何
由樂此未求道意道者瞻富貴同貧賤理固得而自我喪之未爲
通議苟議不喪夫何不樂或曰溫飽之貴所以榮生饑寒在躬空
曰從道取諸其身將非篤論此又通理所用凡生之具豈閒定實
求以膏腴天性有以菽藿登年中散云所足與不由外是以稱體
而食貧歲愈嗛量腹而炊豐家餘食非粒實息耗意有盈虛爾況
心得復劣身獲仁富明白入素氣志如神雖十旬九飯不能合饑
業席三屬不能爲寒豈不信然且以已爲度者無以自通彼量渾
四游而幹五緯天道弘也振河海而載山川地道厚也一情紀而
合流貫人靈茂也昔之通乎此數者不爲剖判之行必廣其風度

無挾私殊博其交道唯懷曲異故望塵請友則義士輕身一遇拜
親則仁人投分此倫序通允禮俗平一上獲其用下得共和世務
雖移前休未遠人之適主吾將反本三人至生慙有之識幼壯驟
過衰耗驚及其間天鬱旣難勝言假獲存遂又云無幾柔麗之身
亟委土木剛清之才遽爲丘壤回遑顧慕雖數紀之中爾以此持
榮會不可留以此服道亦何能平進退我生遊觀所達得貴爲人
將在合理合理之貴惟神與交幸有心靈義無自惡偶信天德逝
不上慙欲使人沈來化志符徃慙勿謂是賒日鑿斯密著通此意
吾將忘老如固不然其誰與歸值懷所撰略布衆脩若備舉情見
顧未書一瞻身之經別在田家節政奉終之紀自著燕居畢義劉
湛誅起延之爲始興王濬後軍諮議參軍御史中丞在任縱容無
所舉奏遷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坐啟買人田不肯還直尚書左

丞荀赤松奏之曰求田問舍前賢所鄙延之唯利是視輕買陳聞
依傍詔恩拒捍餘直垂及周年猶不畢了昧利苟得無所顧忌延
之昔坐事屏斥復蒙抽進而曾不悛革怨誹無已交遊闕茸沈迷
翹彙橫興譏謗詆毀朝士仰竊過榮增憤薄之性私恃顧盼成彊
梁之心外示寡求內懷奔競干祿祈遷不知極已預讎班觴肆罵
上席山海合容每存遵養愛兼彫蟲未忍遐棄而驕放不節日月
彌著臣聞聲問過情孟軻所恥況聲非外來問由已出雖心智薄
劣而高自比擬客氣虛張曾無愧畏豈可復弼亮五教增曜台階
請以延之訟田不實妄干天聽以彊凌弱免所居官詔可復爲祕
書監光祿勳太常時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爲太祖所賞愛每召見
常升獨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表絲正色此三
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延之性旣褊激兼有酒過肆意

直言曾無遏隱故論者多不知云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
獨酌郊野當其爲適傍若無人二十九年上表自陳曰臣聞行百
里者半於九十言其末路之難也愚心常謂爲虛方今乃知其信
臣延之人薄寵厚宿塵國言而雪效無從榮牒增廣曆盡身彫日
叨官次雖容載有塗而妨穢滋積早欲啟請餘筭屏蔽醜老但時
制行及婦慕無賒是以腆冒愆非簡息干黷耗歇難支質用有限
自去夏侵暑入此秋變頭齒眩疼根痼漸劇手足冷痺左脾尤甚
素不能食頃向減半本猶賴服比倦悻晚年疾所催顧景引日臣
班叨首卿位尸封典肅祇朝校尚慝匪任而陵廟衆事有以疾怠
宮府覲慰轉闕躬親息奠庸微過宰近邑回澤爰降實加將監乞
解所職隨就藥養伏願聖慈特垂矜許稟恩明世負報冥暮仰企
端闈上戀罔極不許明年致事元凶弒立以爲光祿大夫先是子

竣爲世祖南中郎諮議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參定密謀兼造書檄
劭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所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
以知之延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劭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
曰竣尚不顧老父何能爲陛下劭意乃釋由是得免世祖登阼以
爲金紫光祿大夫領湘東王師子峻旣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
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卽
屏往道側又好騎馬遨遊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酒必積然
自得常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謂曰善爲
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表解師職加給親信三十人孝建三年卒
時年七十三追贈散騎常侍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如故謚曰憲子
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詞彩齊名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
也江左稱顏謝焉所著並傳於世竣別有傳竣弟惻亦以文章見
知官至江夏王傅義恭大司徒錄事參軍蚤卒太宗卽位詔曰延
之昔師訓朕躬情契兼欵前記室參軍濟陽太守奘伏勤蕃朝綱
繆恩舊可擢爲中書侍郎奘延之第三子也
史臣曰出身事主雖義在忘私至於君親兩旣事無同濟爲子爲
臣各隨其時可也若夫馳文道路軍政恒儀成敗所因非繫乎此
而據筆數臯陵讎犯逆餘彼慈親垂之虎吻以此爲忠無聞前誥
夫自忍其親必將忍人之親自忘其孝期以申人之孝食子放鹿
斷可識矣記云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家不從政豈不以年
薄桑榆憂患將及雖有職王朝許以辭事况顛沛之道慮在未測
者乎自非延年之辭允而義愜夫豈或免

宋書卷七十四

魏川屯園
氏雷向由

列傳第三十四

臧質

曾爽

沈攸之

臧質字含文東莞莒人父熹字義和武敬皇后弟也與兄燾並好
經籍隆安初兵革屢起熹乃習騎射志在立功嘗至溧陽溧陽令
阮崇與熹共獵值虎突圍獵徒並走散熹直前射之應弦而倒高
祖入京城熹族子穆斬桓修進至京邑桓玄奔走高祖使熹入宮
收圖書器物封閉府庫有金飾樂器高祖問熹卿得無欲此乎熹
正色曰皇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王家雖復不肖
無情於樂高祖笑曰聊以戲卿爾行參高祖鎮軍事員外散騎侍

郎重參鎮軍軍事領東海太守以義功封始興縣五等侯又參高祖車騎中軍軍事高祖將征廣固議者多不同熹從容言曰公若凌威北境拯其塗炭寧一六合未爲無期高祖曰卿言是也及行熹求從不許以爲建威將軍臨海太守郡經兵寇百不存一熹綏緝綱紀招聚流散歸之者千餘家孫季高海道襲廣州路由臨海熹資給發遣得以無乏徵拜散騎常侍母憂去職頃之討劉毅起爲寧朔將軍從征事平高祖遣朱齡石統大衆伐蜀命熹奇兵出中水以本號領建平巴東二郡太守蜀主譙縱遣大將譙撫之萬餘人屯牛脾又遣譙小苟重兵塞打鼻熹至牛脾撫之戰敗退走追斬之小苟聞撫之死即便奔散成都既平熹遇疾義熙九年卒於蜀郡牛脾縣時年三十九追贈光祿勳質少好鷹犬善蒲博意錢之戲長六尺七寸出面露口禿頂拳髮年未二十高祖以爲世

子中軍行參軍永初元年爲員外散騎侍郎從班例也母憂去職服闋爲江夏王義恭撫軍以輕薄無檢爲太祖所知徙爲給事中會稽宣長公主每爲之言乃出爲建平太守甚得蠻楚心南蠻校尉劉湛還朝稱爲良守遷寧遠將軍歷陽太守仍遷竟陵江夏內史復爲建武將軍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吏民便之質年始出三十屢居名郡涉獵史籍尺牘便敏既有氣幹好言兵權太祖謂可大任欲以爲益州事未行徵爲使持節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寧遠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在鎮奢費爵命無章爲有司所糾遇赦與范畢徐湛之等厚善畢謀反量質必與之同會事發復爲建威將軍義興太守元嘉二十六年太祖謁京陵質朝丹徒與何勗擅和之並功臣子時共上禮太祖設燕盡歡賜布千匹二十七年春遷南譙王義宣司馬寧朔將軍南平內史未之職會索虜大帥拓跋燾

圖汝南汝南戍主陳憲固守告急太祖遣質輕往壽陽卽統彼軍與安蠻司馬劉康祖等救憲虜退走因使質伐汝南西境刀壁等山蠻大破之獲萬餘口遷太子左衛率坐前伐蠻枉殺隊主嚴祖又納面首生口不以送臺免官是時上大舉北討質白衣與驃騎司馬王方回等率軍出許洛安北司馬王玄謨攻滑臺不拔質請乘驛代將太祖不許虜侵徐豫拓跋燾率大衆數十萬遂向彭城以質爲輔國將軍假節置佐率萬人北救始至盱眙燾已過淮穴從僕射胡崇之領質府司馬崇之副太子積弩將軍毛熙祚亦受統於質盱眙城東有高山質慮虜據之使崇之澄之二軍營於山上質營城南虜攻崇之澄之二營崇之等力戰不敵衆散並爲虜所殺虜又攻熙祚熙祚所領悉北府精兵幢主李灌率厲將士殺賊甚多隊主周胤之外監楊方生又率射賊賊垂退會熙祚被創

死軍遂散亂其日質案兵不敢救故二營一時覆沒初仇池之平也以崇之爲龍驤將軍北秦州刺史宋百頃行至濁水爲索虜所克舉兵敗散崇之及將佐以下皆爲虜所執後得叛還至是又爲虜所敗焉熙祚司州刺史脩之兄子也崇之熙祚並贈正員郎澄之事在祖父燾傳三營旣敗其夕質軍亦奔棄輜重器甲單七百人投盱眙盱眙太守沈璞完爲守戰之備城內有實力三千質大喜因共守虜初南出後無資糧唯以百姓爲命及過淮公平越石鼈二屯穀至是抄掠無所人馬饑困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爲歸路之資旣破崇之等一攻城不拔便引衆南向城內增修守備莫不完嚴二十八年正月初燾自廣陵北返便悉力攻盱眙就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燾怒甚築長圍一夜便合開攻道趣城東北運東山土石填之虜又恐城內水路遁走乃引大船欲於軍山作浮橋

以絕淮道城內乘艦逆戰大破之明日賊更方舫爲桁桁上各嚴
兵自衛城內更擊不能禁遂於軍山立桁水陸路並斷燾與質書
曰吾今所遣鬪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三秦氏
羌設使丁零死者正可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正減并州賊氏羌死
正減關中賊卿若殺丁零胡無不利質答書曰省示具悉姦懷爾
自恃四脚屢犯國疆諸如此事不可具說王玄謨退於東梁坦散
於西爾謂何以不聞童謠言邪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此期未
至以二軍開飲江之徑爾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
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生全饗有桑乾哉但爾往
攻此城假令寡人不能殺爾爾由我而死爾若有幸得爲亂兵所
殺爾若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我本不圖全若天
地無靈力屈於爾壑之粉之屠之裂之如此未足謝本朝爾識智

及衆力豈能勝苻堅邪頃年展爾陸梁者是爾未飲江太歲未卯
年故爾斛蘭昔深入彭城值少日雨隻馬不返爾豈憶邪卽時春
雨已降四方大衆始就雲集爾但安意攻城莫走糧食闕乏者告
之當出廩相飴得所送劔刀欲令我揮之爾身邪甚苦人附反各
自努力無煩多云是時虜中童謠曰軺車北來如穿雉不意虜馬
飲江水虜主北歸石濟死虜欲渡江天不徙故質答引燾大怒乃
作鐵牀於其上施鐵鏡云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虜衆書
曰示詔虜中諸士庶狸伐見與書如別等正朔之民何爲力自取
如此大丈夫豈可不知轉禍爲福邪今寫臺格如別書自思之時
購斬燾封開國縣侯食邑一萬戶賜布絹各萬匹虜以鈎車鈎垣
樓城內繫以羈絙數百人叫喚引之車不能退旣夜以木桶盛人
懸人出城外截鈎能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頽

落不過數升虜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虜死者與城平又射殺高梁王如此三旬死者過半壽聞彭城斷其歸路京邑遣水軍自海入淮且疾疫死者甚衆二月二日乃解圍遁走上嘉質功以爲使持節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封開國子食邑五百戶明年太祖又北伐使質率所統見力向潼關質頓兵近郊不肯時發獨遣司馬柳元景屯兵境上不時進軍質又顧戀嬖妾棄營單馬還城散用臺庫見錢六七百萬爲有司所糾上不問也元凶弒立以質爲丹陽尹加征虜將軍質家遣門生師顛報質具太祖崩問質疏顛所言馳告司空義宣又遣州祭酒從事田穎起銜命報世祖率衆五千馳下討逆自陽口進江陵義宣質諸子在都邑聞質舉義並逃亡劭欲相慰悅乃下書曰臧敦等無因自駭急便竄逸迷昧過

甚良可怪歎質國戚勲臣忠誠篤亮方當顯位贊翼京輦而子弟波迸傷其乃懷可遣宣譬令還咸復本位劭尋錄得敦使大將軍義恭行訓杖三十厚給賜之義宣得質報即日舉兵馳信報世祖板進質號征北將軍質逕赴尋陽與世祖同下世祖至新亭卽位以質爲都督江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持節如故使質率所領自白下步上直至廣莫門門者不守薛安都程天祚等亦自南掖門入與質同會太極殿生禽元凶仍使質留守朝堂甲仗百人自防封始興郡公食邑三千戶之鎮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六平乘並施龍子幡時世祖自攬威柄而質以少主遇之是事專行多所求欲及至尋陽刑政慶賞不復諮稟朝廷益口鈞圻米輒散用之臺符屢加檢詰質漸猜懼自謂人才足爲一世英傑始聞國禍便有異圖以義宣凡闇易可

制勒欲外相推奉以成其志及至江陵便致拜稱名質於義宣雖
爲兄弟而年大近十歲義宣驚曰君何意拜弟質曰事中宜然時
義宣已推崇世祖故其計不行質每慮事泄及至新亭又拜江夏
王義恭義恭愕然問質所以質曰天下屯危禮異常日前在荊州
亦拜司空會義宣有憾於世祖事在義宣傳質因此密信說誘陳
朝廷得失又謂震主之威不可持久主相勢均事不兩立今專據
閩外地勝兵彊持疑不決則後機致禍質女爲義宣子採妻謂質
無復異同納其說且義宣腹心將佐蔡超民之徒咸有富貴之情
願義宣得欲倚質威名以成其業又勸獎義宣義宣時未受丞相
質子敦爲黃門侍郎奉詔敦勸道經尋陽質令敦具更譬說并言
世祖短長義宣乃意定馳報豫州刺史魯爽期孝建元年秋同舉
爽失旨即便起兵遣人至京邑報弟瑜瑜席卷叛瑜弟弘爲質

府佐世祖遣報質質於是執臺使狼狽舉兵上表曰臣聞執藥隨
親非情謬於甘苦揮斤斬毒豈忘痛於肌膚蓋以先疑後順忠焉
必徃忍小存大雖愛必從丞相臣義宣育愆台鉉拊聲聯服定主
勤王之業勲越乎齊晉宗戚懿親之寄望崇於魯衛而惡直醜正
寔繁有黨或涂凶作僞疾害元功或藉勞挾寵乘威縱戾自知愆
深釁重必貽剿戮乃成紫段朱交間忠輔崇樹私徒招聚羣惡念
舊愛老無一而存豈不由凶醜相扇志肆讒惑陛下垂慈狎達不
稍惟疑遂令負展席圖蔽於流議投杼市虎成於十夫鑿古揆今
實懷危逼故投袂樊葉立節於本朝揮戈晉陽務清于君側臣誠
庸懦奉教前朝雖惡緇衣好賢之美敢希巷伯惡惡之情固已藉
風聽而宵憤撫短策而馳念況乃宏命爰格誠係宗社今奉旨前
邁星言啟行臣本凡瑣少無遠槩因緣際會遂班槐鼎素望旣盈

愜心實足豈應微功非冀更希異寵直以蔓草難除去惡宜速是以無顧夷險慮不及身仰恃天眷察亮丹款苟血誠不照甘心罪戮伏願陛下先鑒元輔匪躬茂節未錄庸瑣奉國微誠不遂澳忍之情以失四海之望昭戮馬劔顯肆市朝則結旌向國全鋒凱歸九流凝序三光並耀斯則仰說宗廟俯愜兆民裁表感慨涕言無已加魯弘輔國將軍下戍大雷馳報義宣義宣遣諮議參軍劉湛之萬人就弘世祖遣撫軍將軍柳元景統豫州刺史王玄謨等水軍屯梁山洲內兩圻築堰月壘水陸待之殿中將軍沈靈賜領百舸破其前軍於南陵生禽軍主徐慶安軍副王僧質至梁山亦夾陣兩岸元景檄書宣告曰夫革道應運基命之洪符嗣業興邦紹曆之明筭自非瑞積神衷德充民極孰能升臨寶位景屬天居大宋啟期理高中世皇根帝業永流無疆夷陂邇來遘茲凶難國禍寃

深人綱鬱滅王上聖略聰武孝感通神義變艸木哀動精緯躬幸南郢親掃大逆道援橫流德模靈造三光重照七廟載興臧質少負疵釁衣冠不齒昧利誣天著於觸事受任述職不以宣效爲心專方莅民惟以侵剝爲務官自賄至族以貨傾是以康周陀覆命屠宗寃達蒼昊郭伯西門遺出自皂隸寵越州朝往莅東守鬻爵三千率卒西討竊俘取黜荷恩彭泗貪虐以逞坑戮邊氓忽若艸芥傾竭倉庾割沒軍糧作牧漢南公盜府蓄矯易文簿專行欺妄及受命北伐憚役緩期師出有辰顧懷私愛匹馬棄衆宵行獨返遂復攜嬪擁姬淫宴軍幕孔范之變顯於逆辭凡此諸釁皆彰著於憲簡振曝於觀聽去歲義舉雖豫誠欵而淹留西楚私相崇戴奉書致命形於心迹新亭之捷大難已夷凶命假存懸在畧刻廣莫之軍曾無遺失重關自開僞衆已潰質猶復盤桓衢巷後騎陳

師勞不足甄定於朝議而虛張功伐扇動怨辭自謂斯舉勲莫已
若初踐殿守忘犬馬之情奔趣帑藏頓傾天府山海弘量苞荒藏
疾錄其一介之心掩其不逞之釁遂爵首元等職班盛級優榮溢
寵莫與爲疇自恣醜薄罔知涯涘干謁陳聞曾無紀極請樂窮太
子之英求器盡官府之選徐司空匪躬王室遭罹凶禍質與之少
長親交兼常曾無撫孤之仁惟聞陵侮之酷尺田寸寶靡有子遺
及受命南徂臨路滋甚逼奪妻嬪略市金帛怨動京邑醜聞都鄙
棄逐舊故委蔑忠勤魯尚期尹周之徒心腹所倚泣訴於御筵表
同連子敬之疇爪牙所杖一逝而不反雖上旨頻煩屢求勞牒質
但稱伐在已不逮僚隸託咎朝廷歸罪有司國士解心有識莫附
何文敬趨走廝養天性愚狡質迷其姦諂寘懷委杖遂外擅威刑
內遊房室質生與釁俱不可詳究擢髮數罪曾何足言丞相威重

位尊任居分陝宗國倚賴實兼恒情而不及謙沖之塗弗見逆順
之訓蔽同卻至理乖范燧遂乃遠忽世祀近受欺構杖納姦疏還
謀社稷日者宴安上流坐觀成敗示遣疲卒衆裁三千戎馬不供
軍糧靡獻皇朝直以親秩之重酬寵兼極近漸別子禮越常均苟
識無所守功弗由已必爲義不全終於敗德今茲放命恨心於本
推諸昔歲迹是誠非矣且國家夷險情事異常豫是臣子孰不星
赴而玩寇忘哀曾無奔拽面蕃十稔惠政茂聞重賊深掠縱慾已
甚姬妾百房尼僧千計敗道傷俗悖亂人神民怨盈塗國謗彌歲
又賊劬未禽凶威猶彊將毀其私墳戮其諸子圖成駭機垂賴義
舉捷期云速不日告平釋怨毒之心解倒懸之急論恩叙德迨育
爲重援人自助棄人快讒怙亂疑功未聞其比僕以不肖過蒙榮
私荷佩升越光絕倫伍家本北邊志存慷慨常甘投生以徇艱棘

惟思思難激氣衝襟故以眺三湘而永慨望九江而遐憤若使身
死國康誓在殞命况仰稟聖略俯鞠義徒萬全之形愚夫所照夫
薛竟陵控率突騎陸道步馳檀右衛申右率垣游擊整勒銳師飛
輪構路王豫州方舟繕甲久已前驅僕訓卒利兵凌波電進沈鎮
軍蕭安南接舳連旌首尾風合驟騎竟陵王懿親令譽問望攸歸
大司馬江夏王道略明遠微猷茂世並旄鉞臨塗雲驅齊引羣兵
競邁秘駕徐啟八鑿搖響五牛舒旆千乘雷動萬軸雲回騰威發
號星流漢轉以上臨下易於轉員加以三謀協從七緯告慶幽顯
同心昭然易覩諸君或世荷恩幸或身聞教義當知君臣大節誓
不可犯寇屢至誨難用倒設履安奉順聲泰事全孰與附逆居危
身害各醜慈親垂白受戮弱子嬰孩就誅所以有詔遲回未震雷
霆者正爲諸君身拘寇手或懷乃心吉凶由人無謂爲遠今而不

變後悔何及授檄之日心馳賊庭義宣亦相次係至江夏王義宣
書曰昔桓玄借兵於仲堪有似今日義宣由此與質相疑質進計
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人綴玄謨必不敢動質浮舟
外江直向石頭此上略也義宣將從之腹心劉湛之曰質求前馳
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大事尅然後長驅萬安之計也質遣將
尹周之攻胡子反柳叔政於西壘時子反渡東岸就玄謨計事聞
賊至馳歸周之攻壘甚急劉季之水軍殊死戰賊勢盛求救於玄
謨玄謨不遣崔勳之固爭乃遣勳之救之比至城已陷勳之戰死
季之收衆而退子反叔政奔還東岸玄謨斬子反軍副李文仲質
欲仍攻東城義宣黨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拔東城則大功盡
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遣劉湛之就質陳軍城南玄謨留羸
弱守城悉精兵出戰薛安都騎軍前出垣護之督諸將繼之戰良

久賊陣小拔騎得入劉季之宗越又陷其西北衆軍乘之乃大潰
因風放火船艦悉見焚燒延及西岸質求義宣欲一計事密已出
走矣質不知所爲亦走衆悉降散質至尋陽焚燒府舍載妓妾西
奔使所寵何文敬領兵居前至西陽西陽太守魯方平質之黨也
至是懷二誑文敬曰傳詔宣敕唯捕元惡一人餘並無所問文敬
棄衆而走質先以妹夫羊沖爲武昌郡質往投之旣至沖已爲郡
丞胡庇之所殺無所歸乃入南湖逃竄無食摘蓮噉之追兵至窘
急以荷覆頭自沈於水出鼻軍主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兵刃亂
至腸胃纏縈水艸隊王裘應斬質首傳京都時年五十五錄尚書
江夏王臣義恭左僕射臣宏等奏曰臧質底棄下才而藉遇深重
窮愚悖常備煽凶逆變至滔天志圖泯夏違恩叛德辜過恒科梟
首之憲有國通典懲戾思永去惡宜深臣等參議須辜日限意使

依漢王莽事例漆其頭首藏于武庫庶爲鑑戒昭示將來詔可質
初下義宣以質子敦爲征虜將軍雖州刺史質留子敞爲監軍將
敦自隨至是並爲武昌郡所執送敦官至黃門郎敦弟敷司徒屬
敷弟敞太子洗馬敞弟敷敦子仲璋質之二子二孫未有名同誅
質之起兵也豫章太守任蒼之臨川內史劉懷之鄱陽太守杜仲
儒並爲盡力發遣郡丁并送糧運伏誅任蒼之字處茂樂安人也
歷世祖南平王鑠撫軍右軍司馬長史行事太祖稱之曰聖雖不
足才能有餘杜仲儒仲驥兄子也豫章望蔡子相孫沖之起義招
質質遣將郭會膚史山夫討之爲沖之所破世祖發詔以爲尚書
都官曹郎中沖之太原中都人晉祕書監盛曾孫也官至右軍將
軍巴東太守後事在劉琬傳沈靈賜以破質前軍於南陵功封南
平縣男食邑三百戶贈崔勳之通直郎大司馬參軍劉天錫亦梁

山戰亡追贈給事中

魯爽小名女生扶風郿人也祖宗之字彥仁晉孝武太元末自鄉里出襄陽歷官至南郡太守義熙元年起義襲偽雒州刺史祖蔚進向江陵以功爲輔國將軍雍州刺史封宵城縣侯食邑千五百戶桓謙苟林逼江陵宗之率衆馳赴事在臨川烈武王道規傳進號平北將軍高祖討劉毅與宗之同會江陵進號鎮北將軍封南陽郡公食邑二千五百戶子軌一名象齒爽之父也便弓馬筋力絕人爲竟陵太守宗之自以非高祖舊隸屢建大功有自疑之心會司馬休之見討猜懼遂與休之北奔善於撫御士民皆爲盡力衛送出境盡室入羌項之病卒高祖定長安軌爲寧南將軍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世祖鎮襄陽軌遣親人程整奉書規欲歸順自拔致誠以昔殺劉康祖徐湛之父故不歸太祖累遣招納許以

爲司州刺史爽少有武藝虜主拓跋燾知之常置左右元嘉二十六年軌死爽爲寧南將軍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幼殊俗無復華風麤中使酒數有過失燾將誅之爽有七弟秀小字天念頗有意略才力過爽燾以充宿衛甚知待之僞高梁王阿叔泥爲芮芮所圍甚急使秀往救燾自率大衆繼其後燾未及至秀已擊破之拔阿叔泥而反燾壯其功以爲中書郎封廣陵侯或告燾鄴民欲據城反復遣檢察并燒石虎殘宮殿秀常乘驛往反是時病還遲爲燾所詰讓秀復恐懼燾尋南寇因從渡河先是程天祚爲虜所沒燾引置左右與秀關寬勸令歸降秀納之天祚廣平人爲殿中將軍有武力元嘉二十七年助戍彭城會世祖遣府劉泰之輕軍襲虜於汝陽天祚督戰戰敗被罰爲虜所獲天祚妙善鍼術燾深加愛賞或與共輿常不離於側封爲南安公燾北還蕃天祚因

其沈醉偽若受使督切後軍者所至輕罰天祚爲燾所愛羣虜並畏之莫敢問因得逃歸後爲山陽太守太宗初興四方同反事在薛安都傳燾始南行遣爽隨永星士庫仁真向壽陽與弟瑜共破劉祖於尉武仍至瓜步始得與秀定歸南之謀燾還至湖陸爽等請曰奴與南有讎每兵來常慮禍及墳墓乞共迎喪還葬國都虜羣下於其主稱奴猶中國稱臣也燾許之長社戍虜有六七百人爽譎之曰南更有軍可進三百騎往界上參聽騎去爽率腹心夜擊餘虜盡殺之馳入虎牢爽唯第三弟在北餘家屬悉自隨率郗曲及願從合千餘家奔汝南遣秀從計昌還壽陽奉辭於南平王鑠曰爽秀得罪本朝負釁三世生長絕域遠身胡虜兄弟闔門淪點偽授殞命不可還國無因近係南雲傾屬東日益猶痿人思步盲者願明嵩霍咫尺江河匪遠夷庚壅塞隔同天地痛心疾首晝

慨宵悲虜主猖狂豺豕其志虐徧華戎怨結幽顯自盱眙旋軍亡殪過半昏酣沈湎恣性肆身爽秀等因民之憤藉將旅之願齊契義憤梟馘醜徒馮恃皇威肅清通穢牢洛諸城指期克定規以涓塵微雪夙負方當東骸北闕待戮司寇儒節未申伏心邊表明大王殿下以敵茂居蕃文武兼姿遠邇欽傾承風聞德願垂援拯以慰虔望老弱百口先遣歸庇逼逼丹心仰希懷遠謹遣同義潁川聶元初奉詞陳聞鑠馳驛以聞上大悅下詔曰偽寧南將軍魯爽中書郎魯秀志幹削到忠誠久著撫茲福先闔門效欵招集義銳梟剪燹醜肅定邊城獻馘象魏雖宣孟之去翟歸晉積當之出胡入漢方之此日曾何足云朕實嘉之宜卽授任逞其忠略爽可督司州陳留東郡濟陰濮陽五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司州刺史秀可輔國將軍管陽潁川二郡太守其諸子弟及同契士庶委征虜府以

時申言詳加酬叙爽至汝南加督豫州之義陽宋安二郡軍事領義陽內史將軍刺史如故秀參右將軍南平王鑠軍事汝陰內史將軍如故餘弟姪並授官爵賞賜資給甚厚爽北鎮義陽北來部曲凡六千八百八十三人是歲二十八年也虜毀其墳墓明年四月入朝時燾已死上更謀經略五月遣爽秀程天祚等率步騎并荊州軍甲士四萬出許洛八月虜長社戍主永平公禿髮幡乃同棄城走進向大索戍戍主偽豫州刺史跋僕蘭曰爽勇而無防我今出城必輕來據之設伏檀山必可禽也爽果夜進秀諫不止馳往繼之比曉虜騎夾發賴秀縱兵力戰虜乃退還虎牢爽因進攻之本期舟師入河斷其水門王玄謨攻碣礮不拔敗退水軍不至爽亦收衆南還轉鬪數百里至曲彊虜候其饑疲盡銳來攻爽身自奮擊虜乃退走三十年元凶弒逆南譙王義宣起兵入討爽卽

受命率部曲至襄陽與雍州刺史臧質俱詣江陵義宣進爽號平北將軍領巴陵太守度支校尉本官如故留爽停江陵事平以爽爲使持節督豫司雍秦并五州諸軍事左將軍豫州刺史爽至壽陽便曲意賓客爵命士人蓄仗聚馬如寇將至元凶之爲逆也秀在京師謂秀曰我爲卿誅徐湛之矣方相委任以爲右軍將軍配精兵五千使攻新亭壘將戰秀命打退軍鼓因此歸順世祖卽位以爲左軍將軍出督司州豫州之新蔡汝南汝陽潁川義陽弋陽六郡諸軍事輔國將軍司州刺史領汝南太守爽與義宣及質相結已久義宣亦欲資其勇力情契甚至孝建元年二月義宣報爽秋當同舉爽狂酒乖謬卽日便起兵馳信報弟瑜將家奔叛皆得西歸爽使其衆載黃標稱建平元年竊造法服登壇自號疑長史韋處穆中兵參軍楊元駒治中庾騰之不與已同殺之義宣質聞

爽已處分便狼狽反進爽號征北將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叛義宣及臧質等並起征北府戶曹版文曰丞相劉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平曲朱令補車騎名脩之皆版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法物並留竟陵縣不聽進爽直出歷陽自采石濟軍與質水陸俱下爽遣弟瑜守蒙龍歷陽太守張幼緒請擊瑜世祖配以兵力遣右將軍薛安都步騎爲前驅別遣水軍入淵分路並會安都進次大峴爽已立營世祖以賊彊壘固未可輕拔使量宜進止幼緒便引軍退還下獄更遣驍騎將軍垣護之代幼緒據歷陽鎮軍將軍沈慶之係安都進軍與爽相遇於小峴爽親自前將戰而飲酒過醉安都刺爽倒馬左右范雙斬首傳送京都瑜亦爲部下所斬送進平壽陽子弟並伏誅義宣初舉兵召秀加節進號征虜將軍當繼謀之俱下雒州刺史朱脩之起兵奉順更

遣秀擊脩之王玄謨聞之喜曰魯秀不來臧質易與耳秀至襄陽大敗而反會益州刺史劉秀之遣軍襲闕擊破之義宣還江陵秀與共北走衆叛且盡秀向城上射之中箭赴水死軍人宗敬叔康僧念斬首傳京邑贈韋處穆楊元駒給事中庾騰之員外散騎侍郎爽初南歸秀以爽武人不閑吏職白太祖請處穆爲長史以輔爽太祖以補司馬後轉長史云

沈攸之字仲達吳興武康人司空慶之從父兄子也父叔仁爲衡陽王義季征西長史兼行參軍領隊又隨義季鎮彭城度征北府攸之少孤貧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南寇發三吳民丁攸之亦被發既至京都詣領軍將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謂之曰君形陋不堪隊主因隨慶之征討二十九年征西陽蠻始補隊主巴口建義南中郎府板長史兼行參軍新亭之戰身被重創事寧爲太尉

行參軍封平洛縣五等侯隨府轉大司馬行參軍晉世京邑二岸
楊州舊置都部從事分掌二縣非違永初以後罷省孝建三年復
置其職攸之掌北岸會稽孔燦掌南岸後又罷攸之遷員外散騎
侍郎又隨慶之征廣陵屢有功被箭破骨世祖以其善戰配以仇
池步稍事平當加厚賞爲慶之所抑遷太子旅賁中郎攸之甚恨
之七年遭母憂葬畢起爲龍驤將軍武康令前廢帝景和元年除
豫章王子尚車騎中兵參軍直閣與宗越譚金等並爲廢帝所寵
誅戮羣公攸之等皆爲之用命封東興縣侯食邑五百戶尋遷右
軍將軍增邑百戶太宗卽位以例削封宗越譚金等謀反攸之復
召入直閣除東海太守未拜會四方反叛南賊已次近道以攸之
爲寧朔將軍尋陽太守率軍據虎檻時王玄謨爲大統未發前鋒
有五軍在虎檻五軍後又絡驛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

之謂軍吏曰今衆軍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
亂取敗之道也乃就一軍請號衆咸從之殷孝祖爲前鋒都督而
大失人情攸之內撫將士外諧羣師衆並倚賴之時南賊前鋒鍾
冲之薛常寶等屯據赭圻殷孝祖率衆軍攻之爲流矢所中死軍
主范潛率五百人投賊人情震駭並謂攸之宜代孝祖爲統時建
安王休仁屯虎檻總統衆軍聞孝祖死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
將軍劉靈遺各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爲孝祖旣死賊有乘勝
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各位相亞必不爲已下軍
政不一致敗之由乃率諸軍主詣方興謂之曰四方並反國家所
保無復百里之地唯有殷孝祖爲朝廷所委賴鋒鏑交與尸而
反文武喪氣朝野危心事之濟否唯在明旦一戰戰若不捷則大
事去矣詰朝之事諸人咸謂吾應統之自卜懦薄幹略不辦及卿

今輒相推爲統但當相與戮力爾方興甚悅攸之旣出諸軍主並尤之攸之曰卿忘廉藺寇賈之事邪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彼此之升降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共濟艱難豈可自厝同異明旦進戰自寅訖午大破賊於赭圻城外追奔至姥山分遣水軍乘勢進討又破其水軍拔胡白二城尋假攸之節進號輔國將軍代孝祖督前鋒諸軍事薛常寶在赭圻食盡南賊大帥劉胡屯濃湖以囊盛米繫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赭圻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攸之從子懷寶爲賊將帥在赭圻遣親人楊公讚齎密書招誘攸之攸之斬公讚封懷寶書呈太宗尋尅赭圻遷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諸軍事冠軍將軍領率蠻校尉雍州刺史袁顛復率大眾來入鵠尾相持旣久軍主張興世越鵠尾上據錢溪劉胡自攻之攸之率諸將率濃

湖遣人傳唱錢溪已平衆並懼攸之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應有逃亡得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衆耳勒軍中不得妄動錢溪信尋至果大破賊攸之悉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之顛駭懼急追胡還攸之諸軍悉力進攻多所斬獲日暮引歸鵠尾食盡遣千人在南陵迎米爲臺軍所破燒其資實胡於是棄衆而奔顛亦叛走赭圻濃湖之平也賊軍委棄資財珍貨殷積諸軍各競收斂以彊弱爲多少唯攸之張興世約勒所部不犯秋毫諸將以此多之攸之進平尋陽徙監郢州諸軍事前將軍郢州刺史持節如故不拜遷中領軍封貞陽縣公食邑二千戶時四方皆已平定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請降上雖相酬許而辭旨簡略攸之前將軍置佐吏假節與鎮軍將軍張永以重兵徵安都安都懼要引索虜索虜引大眾援之攸之等米船在呂梁又遣軍主王穆之

上民口穆之爲虜攻覆米船又破運車於武原攸之等引退爲虜所乘又值寒雪士衆墮指十二三留長水校尉王玄載守下邳積射將軍沈韶守宿預睢陵淮陽亦置戍攸之還淮陰免官以公領職復求進討上不聽入朝面陳又不許復歸淮陰三年六月自率運送米下邳并鑿四周深塹遣龍驤將軍垣護之領民口還淮陰時軍主陳顯達當領千兵守下邳攸之留待顯達至虜遣清泗間人詐告攸之云安都欲降求軍迎接攸之曰吳喜納其說咸謂宜遣千人參之旣而來者轉多喜所執彌固攸之乃集來者告之語曰薛徐州早宜還朝今能爾深副本望但遣子弟一人來便當遣大軍相接君諸人旣有志心若能與薛子弟俱來者皆卽假君以本鄉縣唯意所欲如其不爾無爲空勞往還自此一去不反其年秋太祖復命攸之進圍彭城攸之以清泗旣乾糧運不繼固執以

爲非宜徃反者七上大怒詔攸之曰卿春中求伐彭城吾恐軍士疲勞且去冬奔散人心未宜復用不許卿所啟今便不肯爲吾行邪卿若不行便可使吳喜獨去攸之懼乃奉旨進軍行至遲墟上悔追軍令反攸之還至下邳而陳顯達於睢口爲虜所破龍驤將軍姜產之司徒參軍高遵世戰沒虜追攸之甚急因交戰被稍創會暮引軍入顯達壘夕衆散八月十八日也攸之棄衆南奔初吳興丘幼弼丘隆先沈誕沈榮守吳陸道量並以文記之才隨攸之及張永北討永一奔攸之再敗幼弼等並皆陷沒攸之之還淮陰以爲持節假冠軍將軍行南兗州刺史追贈姜產之左軍將軍高遵世屯騎校尉四年徵攸之爲吳興太守辭不拜乃除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五年出爲持節監郢州諸軍郢州刺史爲政刻暴或鞭士大夫上佐以下有忤意輒面加詈辱將吏一人亡叛同籍

符伍充代者十餘人而曉達吏事自彊不息士民畏憚人莫敢欺
聞有虎輒自圍捕往無不得一日或得兩三若逼暮不獲禽則宿
昔圍守須曉自出賦斂嚴苦徵發無度繕治船舸營造器甲自至
夏口便有異圖六年進監豫州之西陽司州之義陽二郡軍事進
號鎮軍將軍泰豫元年太宗崩攸之與蔡興宗在外蕃同豫顧命
進號安西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未拜會巴西民李承明
反執太守張澹蜀土騷擾時荊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被徵新除荆
州刺史蔡興宗未之鎮乃遣攸之權行荊州事攸之既至會承明
已平乃以攸之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鎮西將
軍荊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至荊州政治如在夏口營造舟甲常
如敵至時幼主在位羣公當朝攸之漸懷不臣之迹朝廷制度無
所遵奉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密有異志以徵旨動攸之使道士

陳公昭作天公書一函題云沈丞相送付攸之門者攸之不開書
推得公昭送之朝廷後廢帝元徽二年休範舉兵襲京邑攸之謂
僚佐曰桂陽今反朝廷必聲云與攸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增朝
野之惑於是遣軍主孫同沈懷與軍馳下受郢州刺史晉熙王
燮節度同等始過夏口會休範平還進攸之號征西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固讓開府攸之自擅闖外朝廷疑憚之累欲徵入慮不
受命乃止羣公稱皇太后令遣中使問攸之曰久勞於外宜還京
輦然任寄之重換代殊爲未易還止之宜一以相委欲以觀察其
意攸之答曰荷國重恩名器至此自惟凡陋本無廊廟之姿至如
戍防一蕃撲討蠻蜒可彊充斯任雖自上如此豈敢厝心去留歸
還之事伏聽朝旨朝廷逾懼憚徵議遂息四年建平王景素據京
城反攸之復應朝廷景素尋平初元嘉中巴東建平二郡軍府富

實與江夏竟陵武陵並為名郡世祖於江夏置郢州郡罷軍府竟陵武陵亦並殘壞巴東建平為峽中蠻所破至是民人流散存者無幾其年春攸之遣軍入峽討蠻帥田五郡等及景素反攸之急追峽中軍巴東太守劉攘兵建平太守劉道欣並疑攸之自有異志阻兵斷峽不聽軍下時攘兵元子天賜為荊州西曹攸之遣天賜譬說之令其解甲一無所問攘兵見天賜知景素實反乃釋甲謝愆攸之待之如故後以攘兵為府司馬劉道欣堅守建平攘兵譬說不回乃與伐蠻軍攻之破建平斬道欣臺直閤高道慶家在江陵攸之初至州道慶時在家牒其親戚十餘人求州從事西曹攸之為用三人道慶大怒自入州取教毀之而去及還都不詣攸之別道慶至都云攸之聚眾繕甲茲逆不久楊運長等常相疑畏乃與道慶密遣刺客齎廢帝手詔以金餅賜攸之州府佐吏進其

階級時有象三頭至江陵城北數里攸之自出格殺之忽有流矢集攸之馬障泥其後刺客事發廢帝既殞順帝即位進攸之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班劔二十人遣攸之長子司徒左長史元琰齎廢帝剗削之具以示攸之元琰既至江陵攸之便有異志腹心議有不同故其事不果其年十一月乃發兵反叛攸之素蓄士馬資用豐積至是戰士十萬鐵馬二千遣使要雒州刺史張敬兒梁州刺史范伯年司州刺史姚道和湘州行事庾佩玉巴陵內史王文和等敬兒文和斬其使馳表以聞伯年道和佩玉懷兩端密相應和十二月十二日攸之遣其輔國將軍中兵參軍督前鋒軍事孫同率寧朔將軍中兵參軍武寶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朱君拔寧朔將軍沈慧真龍驤將軍中兵參軍王道起又遣司馬冠軍將軍劉攘兵率寧朔將軍外兵參軍公孫方平龍驤將軍騎兵

參軍朱靈寶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沈僧敬龍驤將軍高茂又遣輔
國將軍中兵參軍王靈秀輔國將軍中兵參軍丁珍東率寧朔將
軍中兵參軍王珍之寧朔將軍外兵參軍楊景穆相繼俱下攸之
自率輔國將軍錄事參軍兼司馬武茂宗輔國將軍中兵參軍沈
韶寧朔將軍中兵參軍皇甫賢寧朔將軍中兵參軍胡欽之龍驤
將軍中兵參軍東門道順閏十月四日至夏口攸之將發江陵使
沙門釋僧桀筮之曰不至京邑當自郢州回還意甚不悅初江津
有雲氣狀如塵霧從西北來正蓋軍上至沌口云當問訊安西慙
泊黃金浦既登岸郢城出軍擊之攸之聞齊王世子據盆口震懾
不敢下因攻郢城時齊王輔政遣衆軍西討尚書符征西府曰尊
寇踐君臣之位奉順忌逆成敗斯兆未有憑凌我郊圻侵軼我
河縣而不焚師殪甲靡旗亂轍者也沈攸之少長庸賤擢自閭伍

邀百戰之運乘一捷之功鑄山裂地腰金拖紫窮貴於國極富於
家擁旄蕃伯便無北面之禮受督志屏卽有專征之釁橘柚不薦
璆璿罕入箕賦深斂毒被南郢枉繩矯墨害著西荆饕餮其心谿
壑其性從始至終公壯得老今遂驅迫妖黨繕集厓卒結釁外城
送死中甸是而可忍孰不可懷今遣新除使持節督郢州之義陽
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聞喜縣開國侯黃回員外散騎常侍
冠軍驍騎將軍南臨淮太守重安縣開國子軍主王敬則輔國將
軍屯騎校尉長壽縣開國男王宜與輔國將軍南高平太守軍主
陳承叔輔國將軍左軍將軍南濮陽太守葛陽縣開國男軍主彭
文之龍驤將軍驃騎行參軍軍主召宰精甲二萬前鋒雲騰又遣
散騎常侍領游擊將軍湘南縣開國男新除使持節督湘州諸軍
事征虜將軍湘州刺史軍主呂安國屯騎校尉寧朔將軍崔慧景

輔國將軍軍主任侯伯輔國將軍驍騎將軍軍主蕭順之輔國將軍游擊將軍軍主垣崇祖寧朔將軍虎賁中郎將軍主尹略屯騎校尉南城令曹虎頭舳艫二萬駱驛繼邁又遣輔國將軍後軍將軍右軍中兵參軍事軍主苟元賓寧朔將軍撫軍中兵參軍事軍主郭文孝龍驤將軍撫軍中兵參軍事軍主程隱雋輕艦一萬截其津要新除持節督廣交越寧湘州之廣興諸軍事領平越中郎將征虜將軍廣州刺史統馬軍主沱陽縣開國子周盤龍輔國將軍後軍統馬軍主張文禧龍驤將軍軍主薛道淵冠軍將軍游擊將軍并州刺史南清河太守太原公軍主王敕勤龍驤將軍射聲校尉王洪軌龍驤將軍宓從僕射軍主成置等鐵馬五千龍驤後隊凡此諸師莫不勇力動天勁志駕日接衝拔距鷹瞵鸚視顧盼則前後風生喑鳴則左右電起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赴敵何

敵能堅然後鑿戎薄臨龍虎百萬六軍齊軌五輅舒旆丹檻發照素甲生波樓煩白羽投鞍成岳漁陽墨騎浴鐵爲羣芝艾同焚悔將何及符到之日幸加三省其鋒敵營壁之主驅逼寇手之人若有投命軍門一無所問或能因罪立績終不爾欺斬裾射玦唯功是與能斬送攸之首封三千戶縣公賜布絹各五千匹信如河海皎然無貳飛火軍攝文書千里驛行齊王出頓新亭馳檄數攸之罪惡曰夫彎弓射天未見能至揮戈擊地多力安施何則逆順之勢定殊禍福之驗易原也是以違乎天者鬼神不能使其成會乎人者聖哲不能令其毀故劉濞賴七國連兵之勢隗囂恃跨阿據隴之資母丘儉伐其踰海越島之功諸葛誕矜其待士愛民之德彼四子者皆當世雄傑以犯順取禍覆窟傾巢爲監子笑況乎行陳凡才斗筭小器而懷問鼎之志敢構無君之逆哉逆賊沈攸之

出自萊畝寂寥累世故司空沈公從父宗蔭愛之若子卵翼吹嘘
得升官秩廢帝昏悖猜畏柱臣攸之貪競乘機凶忍趨利躬行反
噬請銜誅旨又攸之與譚金童太壹等並受寵任朝爲牙爪同功
共體世號三侯當時親昵情過管鮑遭仰革運囚黨懼戮攸之狡
猾用數圖全賣禍既殺從父又害良朋雖呂布販君酈寄賣友方
之斯人未足爲酷此其不信不義言詐翻覆諸夏之所未有夷狄
之所不爲也泰始開闢網漏吞舟略其凶險取其搏噬故得階亂
獲全因禍保福攸之空淺躁而無謀濃湖崩挫本非已力及北伐
彭泗望賊宵奔重討下邳一鼓而遁再鄙王師又應肆法先帝英
聖量深河海宥其回谿之敗冀收曲嶠之捷故得推遷幸會頓升
崇顯內端戎禁外臨方牧聖靈鼎湖遠頒顧命託寄崇深義感金
石而攸之知奉國諱喜見於容普天同哀已以爲慶此其樂禍幸

災大逆之舉一也又攸之累登蕃兵自郢遷荆晉熙殿下以皇弟
代鎮地尊望重攸之肆情陵侮斷割候迎料擇士馬簡算器甲精
器銳士並取自隨郢城所留十不遺一專擅略虜罔顧國典此其
包藏禍志不恭不虔大逆之罪二也又攸之踐荆以來恒用姦數
旣欲發兵宜有因假遂乃蹙迫羣蠻騷擾山谷揚聲討伐盡戶發
上蟻聚郭邑伺國盛衰從來積年永不解甲遂使四野百縣路無
男人耕田載租皆驅女弱自古酷虐未聞有此其侮蔑朝廷大逆
之罪三也去昔桂陽奇兵關起京師內興宗廟帖危攸之任居上
流兵強地廣救援顛沛寔宜悉力國家倒懸方思身慮威遣弱卒
三千並皆羸老使就郢州稟受節度欲今判否之日委臯晉熙何
其平日翰張實輕周邵爾時恭謹虛重皇戚此其伏慝藏詐持疑
兩端大逆之罪四也又攸之累據方州跋扈滋甚招誘輕狡往者

咸納羈絆行侶過境必留仕子窮困不得歸其鄉商人畢命無由
還其土叛亡入境輒加擁護逋逃出界必遣窮追此其大逆之皐
五也又攸之自任專恣恃行慘酷視吏若讎遇民如艸峻大半之
賦暴參夷之刑鞭捶國士全用虜法一人逃亡闔宗補代毒徧嬰
孩虐加斑白獄囚恒滿市血常流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奔馳道路
號哭動天皇朝赦令初不遵奉欲殺欲擊故曠蕩之澤長隔彼州
此其無君陵上大逆之皐六也蒼梧狂凶釁深桀紂猜貳外蕃鷄
目西顧留其長息元琰以爲交質父子分張彌積年稔賴社稷靈
長獨夫逆戮攸之豫稟心靈宜同歡幸遂迷惑顛倒深相嗟惜舉
言哀榮揚聲吠堯此其不辨是非罔識善惡違情背理大逆之皐
七也廢昏立明先代盛典交廣先到梁秦蚤及而攸之密邇內畿
川塗弗遠驛書至止晏若不聞未遣章表奄積旬朔防風後至夏

典所誅此其大逆之皐八也昇明肇曆恩深澤遠申其父子之情
矜其骨肉之恩馳遣元琰銜使西歸並加崇授寵貴重疊元琰達
西便應反命攸之得此集聚蒙誰之恩不荷盛德反生讎釁此其
大逆之皐九也攸之以谿壑之性合梟鳩之腸直置天壤已稱醜
穢况乃舉兵內侮逞肆姦回斯寔惡熟皐成之辰決癰潰疽之日
幕府過荷朝寄義百常憤董司元戎龔行天罰今皇上聖明將相
仁厚約法三章輕刑緩賦年登歲阜家給人足上有惠和之澤下
無樂亂之心攸之不識天時妄圖姦逆舉無名之師驅怨讎之黨
是以朝野審其易取含識判其成禽熊羆厲爪蓄攫製之心虎豹
摩牙起吞噬之憤鼓怒則冰原激電奮發則霜野奔雷以此定亂
豈移晷刻雖復衆徒梗陸舉郡阻川何足以抗沸海之濤當燒山
之焰彼士士民罹毒日久逃竄無路常所憫然今復相逼起接鋒

亦交戰之日蘭艾難分土崩倒戈宜爲蚤計無使一人迷昧而九族就禍也弘宥之典有如皎日攸之盡銳攻郢州行事柳世隆隨宜距應屢摧破之攸之與武陵王贊牋曰江陵一總八州地居形勝鎮撫之重宜以上歸本欲仰移節蓋改臨荆部所以未具上聞者欲待至止面自咨申不圖重關擊柝覲接莫由若使匡朝之誠終蔽於聖察襲遠之舉近擁於郢都則無以謝燹士之心何用塞義夫之志便不犯關陵漢期一接奉若夫斬蛟陷石之卒製骼卷鐵之將烟騰鷲迅容或驚動左右苟不獲已敢不先市下情又曰下官位重分陝富兼金穴子弟勝衣爵命已及親黨辨菽抽序便加耳倦絃歌口厭梁肉布衣若此復欲何求豈不知俛眉苟安保養餘齒何爲不計百口甘冒危難誠感歷朝之遇欲報之於皇室爾昧理之徒謂下官懷無厭之願旣貫誠於白日不復明心於殿

下若使天必喪道忠節不立政復闔門碎滅百死無恨但高祖王業艱難太祖劬勞日昃卜世不盡七百之期宗社已成他人之家國之事未審於聖心何如攸之遣中兵參軍公孫方平馬步三千向武昌太守臧渙棄郡投西陽太守王毓奔于盆口方平因據西陽建寧太守張謨率二守千人攻之方平破走攸之攻郢城久不決衆心離沮昇明二年正月十九日夜劉攘兵燒營入降郢城衆於是離散不可復制將曉攸之斬劉天賜率大衆過江至魯山諸軍因此散走還向江陵未百餘里聞城已爲雍州刺史張敬兒所據無所歸乃與第三子中書侍郎文和至華容界爲封人所斬送攸之初下留元琰守江陵張敬兒尅城元琰逃走第五子幼和幼和弟靈和元琰子法先懿子文和子法徵幼和子法茂並爲敬兒所禽伏誅初文和尚齊王女義興憲公主公主早薨有二女至

是齊王迎還第內今皇帝卽位聽攸之及諸子喪還塋墓攸之第
二子懿太子洗馬先攸之卒攸之弟登之新安太守去職在家爲
吳興太守沈文秀所收斬登之弟雍之鄱陽太守先攸之卒詔以
雍之孫僧照爲義興公主後雍之與攸之異生諸弟中最和謹尤
見親愛攸之性儉忝子弟不得妄用財物唯恣雍之所須輒取齋
中服飾分與親舊以此爲常雍之弟榮之尚書庫部郎亦先攸之
卒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諳憶常歎曰蚤知窮達
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及攻郢城夜遇風浪米船沉沒倉曹參軍崔
靈鳳女幼適柳世隆子攸之正色謂曰當今軍糧要急而卿不以
在意將由與城內婚姻邪靈鳳答曰樂廣有言下官豈以五男易
一女攸之歡然解意初攸之招集才力之士隨郡人雙泰真有幹
力召不肯來後泰真至江陵賣買有以告攸之者攸之因留之補

隊副厚加料理泰真無停志少日叛走攸之遣二十人被甲追之
逐討甚急泰真殺數人餘者不敢近欲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單
身走入蠻追者旣失之錄其母而去泰真旣失母乃出自歸攸之
不罪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主其矯情任笨皆如此初攸
之賤時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小船出京都三人共上引埭
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攸之曰豈有三人俱得
此相相者曰骨法如此若有不驗便是相書誤耳其後攸之爲郢
荆二州超之廣州景文豫州刺史攸之初至郢州有順流之志府
主簿宗儼之勸攻郢城功曹臧寅以爲攻守勢異非旬日所拔若
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旣傾根本則郢城豈能
自固攸之不從旣敗諸將帥皆奔散惟寅曰我委質事人豈可苟
免我之不負公猶公之不負朝廷也乃投水死寅字士若東莞莒

人也先是攸之在郢州州從事輒與府錄事鞭攸之免從事官而更鞭錄事五十謂人曰州官鞭府職誠非體要由小人凌侮士大夫倉曹參軍事邊榮爲府錄事所辱攸之自爲榮鞭殺錄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爲留府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人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共如此大事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行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不蚤來榮曰沈公見留守城而委城求活所不忍也本不斬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歡笑而去容無異色太山程邕之者素依隨榮至是抱持榮曰與邊公周遊不忍見邊公前死乞見殺兵不得行戮以告敬兒敬兒曰求死甚易何得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泣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比之臧洪及陳容榮金城人也廢帝之殞也攸之欲起兵問其知星人葛珂之珂之曰自古起兵皆候太白

太白見則成伏則敗昔桂陽以太白伏時舉兵一戰授首此近世明驗今蕭公廢昏立明正值太白時此與天合也且太白尋出東方東方利用兵西方不利故攸之止不反及後舉兵珂之又曰今歲星守南斗其國不可伐攸之不從凡同逆丁珍東孫同裴茂仲武宗儼之並伏誅攸之表檄文疏皆儼之詞也臧渙詣益城自歸今皇帝命斬之餘同惡皆爲亂軍所殺或遇赦得原

史臣曰臧質雖貪虐夙樹問望多闕奉義治流本無吞噬之志也徒欲以幼君弱政期之於世祖據有中流嗣桓庾之業旣主異穆哀臣皆代黨雖禮秩外厚而疑防內深功高位重終非自安之地至於陵天犯順其出於此乎攸之伺隙西郢年逾十載擅命專威無君已積及天厭宋道鼎運將離不識代德之紀獨迷樂推之數公休旣覆其族攸之亦屠厥身夫以釁亂自終固異代如一也

宋書卷七十四 列傳第三十四 終

西川屯鳳
氏書

宋書卷七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西川屯鳳
氏書

王僧達

顏竣

王僧達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少子兄錫質訥乏風采太祖聞僧達
蚤惠召見於德陽殿問其書學及家事應對閑敏上甚知之妻以
臨川王義慶女少好學善屬文年未二十以為始興王濬後軍參
軍遷太子舍人坐屬疾於楊削橋觀鬪鴨為有司所糾原不問性
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義慶聞如此令周旋沙
門慧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滿席與論文義慧觀酬答不暇深相
稱美與錫不協謫家貧求郡太祖欲以為秦郡吏部郎庾炳之曰
王弘子既不宜作秦郡僧達亦不堪莅民乃止尋遷太子洗馬母

憂去職兄錫罷臨海郡還送故及奉祿百萬以上僧達一夕命奴輦取無復所餘服闋爲宣城太守性好游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馳騁或三五日不歸受詞訟多在獵所民或相逢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曰近在後元嘉二十八年春索虜寇逼都邑危懼僧達求入衛京師見許賊退又除宣城太守頃之徙任義興三十年元凶弒立世祖入討普檄諸州郡又符郡發兵僧達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今釁逆滔天古今未有爲君計莫若乘義師之檄移告傍郡使工言之士明示禍福苟在其心誰不響應此策上也如其不能可躬率向義之徒詳擇水陸之便致身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自候道南奔逢世祖於雒頭卽命爲長史加征虜將軍初世祖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所以慶之曰虜馬飲江王出赴難見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至

必也上卽位以爲尚書右僕射尋出爲使持節南蠻校尉加征虜將軍時南郡王義宣求留江陵南蠻不解不成行仍補護軍將軍僧達自負才地謂當時莫及上初踐阼卽居端右一二年間便望宰相及爲護軍不得志乃啟求徐州曰臣衰索餘生逢辰藉業先帝追念功臣睠及遺賤飾短捐陋布策稠采從官委褐十有一載早憑慶泰脫親盛明而有志於學無獨見之敏有務在身無偏鑿之識固不足建言世治備辯時宜竊以天恩不可終報尸素難可久處故猖狂蕪謬每陳所懷陛下孝誠發衷義順動物自龍飛以來實應九服同歡三光再朗而臣假視巷里借聽民謠黎氓闕字未締其感遠近風議不獲稍進臣所用夙宵疾首寤寐疚心者也臣取之前載譬之於今當漢文之時可謂藉已成之業據旣安之運重以布衣菲食憂勤治道而賈誼披露廼誠猶有歎哭之諫況

今承顛沛萬機惟始恩未及昔信未遑周臣又聞前達有言天下重器也一安不可卒危一危亦不可卒安陛下神思淵通亦當鑒之聖慮竊謂今之務惟在萬有爲已家國同憂允彼庶心從民之欲民有咨瘼之聲君表納隍之志下有愆弊之苦上無侈豫之情又應官酌其才爵疇其望與失不賞寧失不刑至若樞任重司藩扞要鎮治亂攸寄動靜所歸百度惟新或可因而弗革事在適宜無或定其出處天下多才在所用之臣非惟寄觀世路謬識其難卽之於身詳見其弊何者臣雖得免牆面書不入於學伍行無愆戾自無近於才能直以廕託門世夙列榮齒且近雖奔迸江路歸命南闕竟何功效可以書賞而頻出內寵陛下綢繆數旬之中累發明詔自非才略有數聲實相任豈可聞而弗驚履而無懼固宜退省身分識恩之厚不知報答當在何期夫見危致命死而後已

皆殷勤前誥重其忘生臣感先聖格言思在必效之地使生獲其志死得其所如使臣享厚祿居重榮衣狐坐熊而無事於世者固所不能安也今四夷猶警國未忘戰辨髮凶詭尤宜裁防間者天兵未獲已肆其輕漢之心恐戎狄貪憚猶懷匪遜脫以神州暫擾中夏兵饑容或遊魂塞內重窺邊壘且高秋在節胡馬興威宜圖其易蚤爲之所臣每一日三省志在報效遠近小大顧其所安受效偏方得司者則慮之所辨情有無疑若首統軍政董勒天兵旣才所不周實誠亦非願陛下矜諒已厚願復曲體此心護軍之任臣不敢處彭城軍府卽時過立且臣本在驅馳非希崇顯輕智小號足以自安願垂鑑恕特賜申獎則內外榮荷存沒銘分上不許僧達三啟固陳上甚不說以爲征虜將軍吳郡太守朞歲五遷僧達彌不得意吳郭西臺寺多富沙門僧達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

顧曠率門義劫寺內沙門竺法瑤得數百萬荆江反叛加僧達置
佐領兵臺符聽置千人而輒立三十隊隊八十人又立宅於吳多
役公力坐免官初僧達為太子洗馬在東宮愛念軍人朱靈寶及
出為宣城靈寶已長僧達詐列死亡寄宣城左永之籍注以為已
子改名元序啟太祖以為武陵國典衛令又以補竟陵國典書令
建平國中將軍孝建元年春事發又加禁錮上表陳謝云不能因
依左右傾意權貴上愈怒僧達族子確年少美姿容僧達與之私
款確叔父休為永嘉太守當將確之郡僧達欲逼留之確知其意
避不復往僧達大怒潛於所住屋後作大坑欲誘確來別因殺而
埋之從弟僧虔知其謀禁呵乃止御史中丞劉瑀奏請收治上不
許孝建三年除太常意尤不悅頃之上表解職曰臣自審庸短少
闕宦情兼宿抱重疾年月稍甚生平素念願閑衡廬先朝追遠之

恩早見榮齒曩者以親貧須養僮俛從祿解褐後府十有餘旬俄
遷舍人殆不朝直實無緣坐閱宸寵尸爵家庭情計二三屢經聞
啟終獲允亮賜反初服還私未用又擢為洗馬意旨優隆其令且
拜許有郡缺當務處會琅邪遷改即蒙敕往反神翰慈誘殷勤
令裝成即自隨靈寶年淪覆長溪因彼散失仰感沉恩俯銘浮
寵臣釁積禍升仍丁艱罰聊及視息即蒙逮問具啟以奉營情事
負舉猥多賜莅宣城極其窮躋仲春移任方冬便值虜南侵臣忝
同肺腑情為義動苦求還都侍衛輦轂至止之日戎旗已塞在郡
雖淺而貪得分了方拂農衣還事耕牧宣城民庶詣闕見請爾時
敕亡從兄僧綽宣見留之旨聞疾寡任野心素積仍附啟苦乞且
旋任還務未期亡兄臣錫奄見棄背啟解奔赴賜帶郡還都會未
淹積復除義興臣自天飛海泳豈假鱗翼徒思橫施與日而深自

處官以來未嘗有涓毫之積羸疾闇疚又無人一諾而性狎林水
偏愛禽魚議其所託動乖治要故收崖斂分無忘俄頃寔由有待
難供上裝未立東郡奉輕西郊祿重具陳慙懇倘執初願置乞江
湘遠郡一二年中庶反耕之日糧藥有寄卽蒙亮許當賜矜擢遭
逢厄運天地崩離世蒙聖朝門情之顧及在臣身復荷殊識義雖
君臣恩猶父子臣誠庸蔽心過草木奉衛之日不覺捐身單軀弱
嗣千里共氣繼罹凶塗動臨危盡生微朝露不察如絲信順所扶
得獲全濟再見天地重覩三光于時兄子僧亮等幽窘醜逆盡室
獄戶山川嶮阻吉凶路塞悠遠之思誰能勿勞嘗膽濡足是其公
願分心挂腹實亦私苦幸屬聖武尅復大業宇宙廓清四表靖晏
臣父子叔姪同獲泰辰造情追尋歸骨之本欲以死明心誤有餘
辰情願已展避逆向順終古常節智力無效有何勳庸而頻煩恩

榮動踰分次但忽病之日不敢固辭故吞訴於鵲渚飲愧於新亭
及元凶旣殄人神獲乂端右之授卽具陳請天慈優渥每越常倫
南蠻護軍旬月私授臣三省非分必致孤負居常輕任尚懼網罟
況參要內職承寵外畿其取覆折不假識見故披誠啟訴表疏相屬
或乞輕高就卑或願以閑易要言誓致苦播於辭牘誠知固陋當
觸明科去歲往年累犯刑禁理無申可罪有恒典虛穢朝序慚累
家業臣甘其終物議其盡陛下棄其身瑕矜其貴戚迂略法憲曲
相全養臣一至之感口此何忘利伊恩升加以今位當時震驚收
足失所本忘閉情不敢聞命內慮於已外訪於親以爲天地之仁
施不期報再造之恩不可妄屬故洗拂灰壤登沐膏露上處聖澤
下更生辰合芳離蛻遐邇改觀但偷榮託幸忽移此歲自見妨
轉不可寧宜其沈放志事俱盡伏願陛下承太始之德加成物之

恩及臣狂蔽未至得於榮次自引聖朝厚終始之惠孤臣保不泯
之澤夫讓功爲高臣無功而讓專素爲美臣榮采已積以是求退
誠亦可愍又妻子爲居更無餘累婢僕十餘粗有田入歲時是課
足繼朝昏兼比日眩瞶更甚風虛漸劇湊理合閉榮衛昏底心氣
忡弱神志衰散念此根疵不支歲月公私誠願宜蒙諒許乞徇餘
辰以終瑣運白水皎日不足爲譬願垂矜鑑哀申此請僧達文旨
抑揚詔付門下侍中何偃以其詞不遜啟付南臺又坐免官頃之
除江夏王義恭太傅長史臨淮太守又徙太宰長史太守如故大
明元年遷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以歸順功封寧陵縣五等侯
二年遷中書令先是南彭城蕃縣人高闍沙門釋曇標道方等共
相誑惑自言有鬼神龍鳳之瑞常聞簫鼓音與秣陵民藍宏期等
謀爲亂又要結殿中將軍苗允員外散騎侍郎嚴欣之司空參軍

闍千纂太宰府將程農王恬等謀尅二年八月一日夜起兵攻宮
門晨掩太宰江夏王義恭分兵襲殺諸大臣以闍爲天子事發覺
凡黨與死者數十人僧達屢經狂逆上以其終無悛心因高闍事
陷之下詔曰王僧達餘慶所鍾早登榮觀輕險無行暴於世談值
國道中艱盡室願效甄其薄誠貫其鴻恩爵徧外內身窮榮寵曾
無在泮食堪懷音乃協規西楚志擾東區公行剽掠顯奪凶黨倚
結羣惡誣亂視聽朕每容隱思加蕩雪曾無犬馬感恩之志而炎
火成燎原之勢涓流兆江河之形遂唇齒高闍契規蘇寶搜詳妖
圖覘察象緯逮賊長臨梟餘黨就鞠咸布辭獄牒宣言虛市猶欲
隱忍法爲情屈小醜紛紜人扇方甚矯構風塵志希非覲固已達
諸公卿彰于朝野朕焉得輕宗社之重行匹夫之仁殛山誅邪聖
典所同戮諷剪律漢法攸尚便可收付廷尉肅正刑書故太保華

容文昭公弘契濶歷朝綢繆眷遇豈容忘茲勲德忽其世祀門爵
國姻一不貶絕於獄賜死時年三十六子道琰徙新安郡前廢帝
卽位得還京邑後廢帝元徽中爲廬陵國內史未至郡卒蘇寶者
名寶生本寒門有文義之美元嘉中立國子學爲毛詩助教爲太
祖所知官至南臺侍御史江寧令坐知高闈反不卽啟聞與闈共
伏誅

顏竣字士遜琅邪臨沂人光祿大夫延之子也太祖問延之卿諸
子誰有卿風對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臬得臣義躍得臣酒竣初
爲太學博士太子舍人出爲世祖撫軍主簿甚被愛遇竣亦盡心
補益元嘉中上不欲諸王各立朋黨將召竣補尚書郎吏部尚書
江湛以爲竣在府有稱不宜回改上乃止遂隨府轉安北鎮軍北
中郎府主簿二十八年虜自彭城北歸復求互市竣議曰愚以爲

與虜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何以言其然夷狄之欲侵暴正苦力
之不足耳未嘗拘制信義用輟其謀昔年江上之役乃是和親之
所招歷稔交騁遂求國婚朝廷羈縻之義依違不絕旣積歲月漸
不可誣獸心無厭重以忿怒故至於深入幸今因兵交之後華戎
隔判若言互市則復開曩敝之萌議者不過言互市之利在得馬
今棄此所重得彼下駟千匹以上尚不足言況所得之數裁不十
百邪一相交關卒難閉絕寇負力玩勝驕黠已甚雖云互市實覘
國情多贍其求則桀傲固已通而爲節則必生邊虞不如塞其端
漸杜其觖望內修德化外經邊事保境以觀其釁於事爲長初沙
門釋僧舍粗有學義謂竣曰貧道粗見識記當有真人應符名稱
次第屬在殿下竣在彭城嘗向親人叙之言遂宣布聞於太祖時
元凶巫蠱事已發故上不加推治世祖鎮尋陽遷南中郎記室參

軍三十年春以父延之致仕固求解職不許賜假未發而太祖崩
問至世祖舉兵入討轉咨議參軍領錄事任總內外并造檄書世
祖發尋陽便有疾領錄事自沈慶之以下並不堪相見唯竣出入
臥內斷決軍機時世祖屢經危篤不任咨稟凡厥眾事竣皆專斷
施行世祖踐阼以爲侍中俄遷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辭常侍見
許封建城縣侯食邑二千戶孝建元年轉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
留心選舉自彊不息任遇既隆奏無不可其後謝莊代竣領選意
多不行竣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譁常歡笑答之時人爲
之語曰顏竣嗔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南郡王義宣臧質
等反以竣兼領軍義宣質諸子臧匿建康秣陵湖熟江寧縣界世
祖大怒免丹陽尹褚湛之官收四縣官長以竣爲丹陽尹加散騎
常侍先是竣未有子而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子爲元凶所殺至

是並各產男上自爲制名名義恭子爲伯禽以比魯公伯禽周公
旦之子也名竣子爲辟疆以比漢侍中張良之子先是元嘉中鑄
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損無利故百姓不盜鑄及世祖
卽位又鑄孝建四銖三年尚書右丞徐爰議曰貴貨利民載自五
政開鑄流圜法成九府民富國實教立化光及時移俗易則通變
適用是以周漢倣遷隨世輕重降及後代財豐用足因條前寶無
復改朔年歷既遠喪亂屢經堙焚剪毀日月銷滅貨薄民貧公私
俱困不有革造將之大乏謂應或遵古典收銅繕鑄納贖刑刑箸
在往策今宜以銅贖刑隨罰爲品詔可鑄錢形或薄小輪郭不成
於是民間盜鑄者雲起雜以鉛錫並不牢固又剪鑿古錢以取其
銅錢轉薄小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民吏官長坐死免者相係而
盜鑄彌甚百物踊貴民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無輪郭者悉加

禁斷始興郡公沈慶之立議曰昔秦幣過重高祖是患普令民鑄
改造榆莢而貨輕物重又復乖時太宗放鑄賈誼致譏誠以采山
術存銅多利重耕戰之器曩時所用四民競造爲害或多而孝文
弗納民鑄遂行故能朽貫盈府天下殷富況今耕戰不用采鑄廢
久鎔冶所資多因成器功艱利薄絕吳鄧之資農民不習無釋耒
之患方今中興開運聖化惟新雖復偃甲銷戈而倉庫未實公私
所乏唯錢而已愚謂宜聽民鑄錢郡縣開置錢署樂鑄之家皆居
署內平其雜式去其雜僞官斂輪郭藏之以爲永寶去春所禁新
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并禁剪鑿數年
之間公私豐贍銅盡事息姦僞自止且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
器化爲財剪華利用於事爲益上下其事公卿太宰江夏王義恭
議曰伏見沈慶之議聽民私鑄樂鑄之室皆入署居平其準式去

其雜僞愚謂百姓不樂與官相關官甚久又多是人土蓋不願
入署凡盜鑄爲利利在僞雜僞雜既禁樂入必寡云斂取輪郭藏
爲永寶愚謂上之所貴下必從之百姓聞官斂輪郭輪郭之價百
倍大小對易誰肯爲之彊制使換則狀似逼奪又去春所禁新品
一時施用愚謂此條在可開許又云今鑄宜依此格萬稅三千又
云嚴檢盜鑄不得更造愚謂禁制之設非唯巨昧利犯憲羣庶常
情不患制輕患在冒犯今入署必萬輪三千私鑄無十三之稅逐
利犯禁居然不斷又云銅盡事息姦僞自禁愚謂赤縣內銅非可
卒盡比及銅盡姦僞已積又云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爲
財然頃所患患於形式不均加以剪鑿關二鉛錫衆所耳越若止
於盜鑄銅者亦無須苦禁竣議曰泉貨利用近古所同輕重之議
定於漢世魏晉以降未之能改誠以物貨既均改之僞生故也世

代漸久弊運頓至因革之道宜有其術今云開署放鑄誠所欣同
但慮采山事絕器用日耗銅既轉少器亦彌貴設器直一千則鑄
之減半爲之無利雖令不行又云去春所禁一時施用是欲使天
下豐財若細物必行而不從公鑄利已既深情僞無極私鑄剪鑿
書不可禁五銖半兩之屬不盈一年必至於盡財貨未贍大錢已
竭數歲之間悉爲塵土豈可令取弊之道基於皇代今百姓之貨
雖爲轉少而市井之民未有嗟怨此新禁初行品式未一須臾自
止不足以垂聖慮唯府藏空匱實爲重憂今縱行細錢官無益賦
之理百姓雖贍無解官乏唯簡費去華設在節儉求贍之道莫此
爲貴然錢有定限而消失無方剪鑄雖息終致窮盡者亡應官開
取銅之署絕器用之塗定其品式日月漸鑄歲久之後不爲世益
耳時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竣又議曰議者將爲官藏

空虚宜更改鑄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交弊賑國紓民愚以爲
不然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人姦巧大興天下之
貨將靡碎至盡空立嚴禁而利深難絕不過一二年間其弊不可
復救其甚不可一也今鑄鑄有頓得一二億理縱復得此必待彌
年歲暮稅登財幣暨革日用之費不贍數月雖權徵助何解乏邪
徒使姦民意騁而貽厥愆謀此又甚不可二也民懲大錢之改兼
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生喧擾遠利未開切患猥及富商得志
貧民困窘此又甚不可三也若使交益深重尚不可行況又未見
其利而衆弊如此失算當時取誚百代乎前廢帝卽位鑄二銖錢
形式轉細官錢每出民間卽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
郭不磨鑿如今之剪鑿者謂之耒子景和元年沈慶之啟通私鑄
由是錢貨亂敗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

此者謂之緹環錢入水不沉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太宗初唯禁鵝眼緹環其餘皆通用復禁民鑄官署亦廢工尋復並斷唯用古錢竣自散騎常侍丹陽尹加中書令丹陽尹如故表讓中書令曰虛竊國靈坐招禁要聞命慚惶形魂震越臣東州凡鄙生微於時長自閭閻不窺官轍門無富貴志絕華伍直以委身隴畝饑寒交切先朝陶均庶品不遺愚賤得免耕稅之勤廁仕進之末陛下盛德居蕃總攬英異越以不才超塵清軌奉躬歷稔勞效莫書仰恃曲成之仁畢願守宰之秩豈期天地中闕殷憂啟聖倚附興運擢景神塗雲飛海泳冠絕倫等曾未三期殊命八萃詳料賞典則臣不應科瞻言勤良則臣與侔貴方欲諦欵皇朝降階盛序微已國言少徹身謗而制書猥下爵樹彌隆臣小人也不及遠謀寵利之來何能居約徒以上瀆

天明下汨褻議災謫之興懼必在邇今之過授以先微身苟曰非據危辱將及十手所指諭等膏盲所以寤寐兢遽維縈苦疾者也伏願陛下察其丹誠矜其疾願絕會收恩以全愚分則造化之施方茲爲薄見許時歲旱民饑竣上言禁錫一月息米近萬斛復代謝莊爲吏部尚書領太子左衛率未拜丁憂起爲右將軍丹陽尹如故竣藉蕃朝之舊極陳得失上自卽吉之後多所興造竣諫爭懇切無所回避上意甚不說多不見從竣自謂才足幹時恩舊莫比當贊務居中永執朝政而所陳多不被納疑上欲疏之乃求外出以占時旨大明元年以爲東揚州刺史將軍如故所求旣許便憂懼無計至州又丁母艱不許去職聽送喪還都恩待猶厚竣彌不自安每對親故頗懷怨憤又言朝事違謬人主得失及王僧達被誅謂爲竣所讒構臨死陳竣前後忿懟每懷言不見從僧達所

言頗有相符據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之曰臣聞人臣之奉
主毀家光國竭情無私若乃無禮陵人怙富卑上是以王叔作戒
子哲爲戮未有背本塞原好利忘義而得自容盛世溷亂清流者
也右將軍東揚州刺史建城縣開國侯顏竣因附風雲謬蒙翼長
天地更造拔以非次聖朝親攬萬務一歸而窺覘國柄潛圖秉執
受任選曹驅扇滋甚出尹京輦形勢彌放傳詔犯憲舊須啟聞而
竣以通譎忤已輒加鞭辱罔顧威靈莫此爲甚嚴詔屢發當官責
效竣權恣不行怨懟彌起懷挾姦數苞藏陰慝預聞中旨罔不宣
露罰則委上恩必歸已荷遇之門卽加謗辱受譴之室曲相哀撫
翻戾朝紀狡惑視聽脇懼上宰激動閭閻未上慮聞內懷猜懼僞
請東牧以卜天旨旣獲出蕃怨詈方肆反脣腹誹方之已輕且時
有啟奏必協姦私宣示親朋動作羣小前冬母亡詔賜還葬事畢

不去盤桓經時方構開勳貴造立同異又表示危懼深營身觀曲
訪大臣慮不全立遂以已被斥外國道將顛覆積懷抱惡窮辭色
兼行關於家早負世議逮身居崇寵奉兼萬金榮以夸親祿不充
養宿憾母弟恃貴輒戮天倫怨毒親交震駭凡所莅任皆闕政刑
輒開丹陽庫物貸借吏下多假資禮解爲門生克朝滿野殆將千
計驕放自下妨公害私取監解見錢以供帳下賓旅酣歌不異平
月街談道說非復風聲竣代都文吏特荷天私棄瑕錄用豫參要
重勞無汗馬賞班河山出內寵踰越倫伍山川之性日月彌滋
溪壑之心在盈彌參虎寇狼貪未足爲譬今皇明開耀品物咸亨
傷俗黜化實唯害焉宜加顯戮以彰盛化請以見事免竣所居官
下太常削爵土須事御收付廷尉法獄臯上未欲便加大戮且止
免官竣頓啟謝罪并乞性命上愈怒詔答曰憲司所奏非宿昔所

以相期卿受榮遇故當極此訕許怨憤已孤本望乃復過煩思慮
懼不自全豈爲下事上誠節之至邪及竟陵王誕爲逆因此陷之
召御史中丞庾徽之於前爲奏奏成詔曰峻孤負恩養乃可至此
於獄賜死妻息宥之以遠子辟強徙送交州又於道殺之峻文集
行於世

史臣曰世祖弱歲臨蕃涵道未廣披胸解帶義止宿僚及運鍾傾
陂身危慮切擢膽抽肝猶患言未盡也至於馮玉負宸威行萬物
欲有必從事無暫失旣而憂歡異日甘苦變心主挾今情臣追昔
欵宋昌之報上賞已行同舟之慮下望愈結嫌怨旣前誅責自起
峻之取釁於世蓋由此乎爲人臣者若能事主而捐其私立功而
忘其報雖求顛陷不可得也

宋書卷七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終

魏川屯鳳臺
氏書而南

宋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魏川屯鳳臺
氏書而南

朱脩之

宗慤

王玄謨

朱脩之字恭祖義興平氏人也曾祖燾晉平西將軍祖序豫州刺
史父謐益州刺史脩之自州主簿遷司徒從事中郎文帝謂曰卿
曾祖昔爲王導丞相中郎卿今又爲王弘中郎可謂不忝爾祖矣
後隨到彥之北伐彥之自河南回留脩之戍滑臺爲虜所圍數月
糧盡將士熏鼠食之遂陷於虜初脩之母聞其被圍旣久常憂之
忽一旦乳汁驚出母號泣告家人曰吾今已老忽復有乳汁斯不
祥矣吾見其不利乎後問至脩之果以此日陷沒拓跋燾嘉其守

節以爲侍中妻以宗室女脩之潛謀南歸妻疑之每流涕問其意脩之鄭嘉其義竟不告也後鮮卑馮弘稱燕王治黃龍城拓跋燾伐之脩之與同没人邢懷明並從又有徐卓者復欲率南人竊發事泄被誅脩之懷明懼奔馮弘弘不禮留一年會宋使傳詔至脩之名位素顯傳詔見卽拜之彼國敬傳詔謂爲天子邊人見其致敬於脩之乃始加禮時魏屢伐弘或說弘遣脩之歸求救遂遣之泛海至東萊遇猛風柁折垂以長索船乃復正海師望見飛鳥知其近岸須臾至東萊元嘉九年至京邑以爲黃門侍郎累遷江夏內史雍州刺史劉道產卒羣蠻大動脩之爲征西司馬討蠻失利孝武初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脩之在政寬簡士衆悅附及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檄脩之舉兵脩之僞與之同而遣使陳誠於帝帝嘉之以爲荊州刺史加都督義宣聞脩之不與已同

乃以魯秀爲雍州刺史擊襄陽脩之命斷馬鞍山道秀不得前乃退及義宣敗於梁山單舟南走脩之率衆南定遺寇時竺超民執義宣脩之至乃殺之以功封南昌縣侯脩之治身清約凡所贈賂一無所受有餉或受之而旋與佐吏賭之終不入已唯以撫納羣蠻爲務徵爲左民尚書轉領軍將軍去鎮秋毫不犯計在州然油及牛馬穀艸以私錢十六萬償之然性儉尅少恩情姊在鄉里饑寒不立脩之未嘗供贍常往視姊姊欲激之爲設菜羹麤飴脩之曰此乃貧家好食致飽而去先是新野庾彥達爲益州刺史攜姊之鎮分祿秩之半以供贍之西土稱焉脩之後墜車折脚辭尚書領宗憲太僕仍加特進金紫光祿大夫以脚疾不堪獨行特給扶侍卒贈侍中特進如故謚貞侯

宗慤字元幹南陽人也叔父炳高尚不仕慤年少時炳問其志慤

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炳曰汝不富貴卽破我家矣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恣年十四挺身拒賊賊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時天下無事士人並以文義爲業炳素高節諸子羣從皆好學而恣獨任氣好武故不爲鄉曲所稱江夏王義恭爲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恣隨鎮廣陵時從兄綺爲征北府主簿綺嘗入直而給吏牛泰與綺妾私通恣殺泰綺壯其意不責也元嘉二十二年代林邑恣自奮請行義恭舉恣有膽勇乃除震武將軍爲安西參軍蕭景憲軍副隨交州刺史檀和之圍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遣偏軍拒之爲賊所敗又遣恣恣乃分軍爲數道偃旗潛進討破之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拒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士卒不能當恣曰吾聞師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潰散遂克林邑收其異寶雜物不可勝計

恣一無所取衣櫛蕭然文帝甚嘉之後爲隨郡太守雍州蠻屢爲寇建威將軍沈慶之率恣及柳元景等諸將分道攻之羣蠻大潰又南新郡蠻帥田彥生率部曲反叛焚燒郡城屯據白楊山元景攻之未能下恣率其所領先登衆軍隨之羣蠻由是畏服二十年孝武伐元凶以恣爲南中郎諮議參軍領中兵孝武卽位以爲左衛將軍封洮陽侯功次柳元景孝建中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甚富豪方丈之膳以待賓客而恣至設以菜菹粟飢謂客曰宗軍人慣噉麤食恣致飽而去至是業爲恣長史帶梁郡恣待之甚厚不以前事爲嫌大明三年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恣表求赴討乘驛詣都面受節度上停輿慰勉恣聳躍數十左右顧盼上壯之及行隸車騎大將軍沈慶之初誕誑其衆云宗恣助我及恣至躍馬繞城呼曰我宗恣也事平入爲左衛將軍五

年從獵隨馬折脚不堪朝直以爲光祿大夫加金紫慤有佳牛堪
進御官買不肯賣坐免官明年復職廢帝卽位爲寧蠻校尉雍州
刺史加都督卒贈征西將軍謚曰肅侯太始二年詔以慤配食孝
武廟子羅雲卒子元寶嗣

王玄謨字彥德太原祁人也六世祖宏河東太守綿竹侯以從叔
司徒允之難棄官北居新興仍爲新興雁門太守其自叙云爾祖
牢自慕容氏爲上谷太守陷慕容德居青州父秀早卒玄謨幼而
不羣世父黉有知人鑒常笑曰此兒氣槩高亮有太尉彥雲之風
武帝臨徐州辟爲從事史與語異之少帝末謝晦爲荊州請爲南
蠻行參軍武昌太守晦敗以非大帥見原元嘉中補長沙王義欣
鎮軍中兵將軍領汝陰太守時虜攻陷滑臺執朱脩之以歸玄謨
上疏曰王途始開隨復淪塞非惟天時抑亦人事虎牢滑臺豈惟

將之不良柳亦本之不固本之不固皆由民憚遠役臣請以西陽
之魯陽襄陽之南鄉發甲卒分爲兩道直趣滑澠征士無遠徭之
思吏士有屢休之歌若欲以東國之衆經營牢洛道途旣遠獨克
實難玄謨每陳北侵之策上謂殷景仁曰聞王玄謨陳說使人有
封狼居意後爲興安侯義賓輔國司馬彭城太守義賓薨玄謨上
表以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事乃以孝武出鎮及大舉
北征以玄謨爲寧朔將軍前鋒入河爲輔國將軍蕭斌節度玄謨
向碣磔戍主奔走遂圍滑臺積旬不克虜王拓跋燾率大衆號百
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軍衆亦盛器械甚精而玄謨專依所
見多行殺戮初圍城城內多茅屋衆求以火箭燒之玄謨恐損亡
軍實不從城中卽撤壞之空地以爲窟室及魏救將至衆請發車
爲營又不從將士多離怨又營貨利一匹布責人八百梨以此倍

失人心及拓跋燾軍至乃奔退麾下散亡略盡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初玄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音經千遍則免既覺誦之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呼停刑遣代守碻礮江夏王義恭爲征討都督以爲碻礮不可守召令還爲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二十八年正月還至歷城義恭與玄謨書曰聞因敗爲成臂上金瘡得非金印之徵也元凶弒立玄謨爲益州刺史孝武伐逆玄謨遣濟南太守垣護之將兵赴義事平除徐州刺史加都督及南郡王義宣與江州刺史臧質反朝廷假玄謨輔國將軍拜豫州刺史與柳元景南討軍屯梁山夾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義宣遣劉謩之就臧質陳軍城南玄謨留老弱守城悉精兵接戰賊遂大潰加都督前將軍封曲江縣侯中軍司馬劉

沖之白孝武言玄謨在梁山與義宣通謀上意不能明使有司奏玄謨多取寶貨虛張戰簿與徐州刺史垣護之並免官尋復爲豫州刺史淮上亡命司馬黑石推立夏侯方進爲主改姓李名弘以惑衆玄謨討斬之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雍土多僑寓玄謨請土斷流民當時百姓不願屬籍罷之其年玄謨又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內莫不嗟怨民間訛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當權元景弟僧景爲新城太守以元景之勢制令南陽順陽上庸新城諸郡並發兵討玄謨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惑馳啟孝武具陳本末帝知其虛馳遣主書吳喜公撫慰之又答曰梁山風塵初不介意君臣之際過足相保聊復爲笑卿眉頭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伸故帝以此戲之後爲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常及建明堂以本官領起部尚書又領北選孝武狎侮

羣臣隨其狀貌各有比類多鬚者謂之羊顏師伯缺齒號之曰齧
劉秀之儉吝呼爲老慳黃門侍郎宗靈秀體肥拜起不便每至集
會多所賜與欲其瞻謝傾陪以爲歡笑又刻木作靈秀父光祿勳
叔獻像送其家廳事柳元景垣護之並北人而玄謨獨受老儉之
目凡所稱爲四方書疏亦如之嘗爲玄謨作四時詩曰董茶供春
膳粟漿克夏飧响醬調秋菜白醪解冬寒又寵一毘喩奴子名曰
主常在左右令以杖擊羣臣自柳元景以下皆罹其毒玄謨尋遷
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加都督時北土饑饉乃散私穀十萬斛牛千
頭以振之轉領軍將軍孝武崩與柳元景等俱受顧命以外監事
委玄謨時朝政多關玄謨以嚴直不容徙青冀二州刺史加都督
少帝旣誅顏師伯柳元景等廷誦益甚以領軍徵玄謨子姪咸勸
稱疾玄謨曰吾受先帝厚恩豈可畏禍苟免遂行及至屢表諫諍

又流涕請緩刑去殺以安元元少帝大怒明帝卽位禮遇甚優時
四方反叛以玄謨爲大統領水軍南討以脚疾聽乘輿出入尋除
大將軍江州刺史副司徒建安王於赭圻賜以諸葛亮笏袖鎧項
之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遷南豫州刺史加都督
玄謨性嚴尅少恩而將軍宗越御下更苛酷軍士謂之語曰寧作
五年徒莫逢王玄謨玄謨猶自可宗越更殺我年八十一薨謚曰
莊公子深早卒子續嗣

史臣曰脩之宗愨皆以將帥之材懷廉潔之操有足稱焉玄謨雖
苛尅少恩然觀其大節亦足爲美當少帝失道多所殺戮而能冒
履不測傾心輔弼斯可謂忘身徇國者歟

宋書卷七十七

列傳第三十七

柳元景

顏師伯

沈慶之

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也曾祖卓自本郡遷於襄陽官至汝南太守祖恬西河太守父憑馮翊太守元景少便弓馬數隨父伐蠻以勇稱寡言有器質荆州刺史謝晦聞其名要之未及往而晦敗雍州刺史劉道產深愛其能元景時居父憂未得加命會荆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召之道產謂曰久見屈今貴王有召難輒相留乖意以為惘惘服闋補江夏王國中軍將軍遷殿中將軍復為義恭司空行參軍隨府轉司徒太尉城局參軍太祖見又嘉之先是劉

魏川
氏書

道產在雍州有惠化遠蠻悉歸懷皆出緣沔爲村落戶口殷盛及道產死羣蠻大爲寇暴世祖西鎮襄陽義恭以元景爲將帥卽以爲廣威將軍隨郡太守旣至而蠻斷驛道欲來攻郡內少糧器杖又乏元景設方略得六七百人分五百人屯驛道或曰蠻將逼城不宜分衆元景曰蠻聞郡遣重戍豈悟城內兵少且表裏合攻於計爲長會蠻垂至乃使驛道爲備潛出其後戒曰火舉馳進前後俱發蠻衆驚擾投鄖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郡境肅然無復寇抄朱脩之討蠻元景又與之俱後又副沈慶之征鄖山進克太陽除世祖安北府中兵參軍隨王誕鎮襄陽爲後軍中兵參軍及朝廷大舉北討使諸鎮各出軍二十七年八月誕遣振威將軍尹顯祖出貲谷奮武將軍魯方平建武將軍薛安都略陽太守龐法起入盧氏廣威將軍田義仁入魯陽加元景建威將軍總統羣帥

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年已七十三秦之寇族羌人多附之求入長安招懷關陝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人趙難納之弘農強門先有內附意故委季明投之十月魯方平安都諸軍前入自修陽亭出熊耳山時元景猶未發法起率方平安都諸軍前入自修陽亭出熊耳山季明進達高門木城值永昌王入弘農乃回還盧氏據險自固頃之招盧氏少年進入宜陽苟公谷以扇動義心元景以其月率軍繼進閏月法起安都方平諸軍入盧氏斬縣令李封以趙難爲盧氏令加奮武將軍難驅率義徒以爲衆軍鄉導法起等度鐵嶺山次開方口季明出自木城與法起相會元景大軍次曰口以前鋒深入懸軍無繼馳遣尹顯祖入盧氏以爲軍援元景以軍食不足難可曠日相持乃束馬懸車引軍上百丈崖出温谷以入盧氏法起諸軍進次方伯自去弘農城五里賊遣兵二千餘人覘候法起

縱兵夾射之賊騎退走諸軍造攻具進兵城下僞弘農太守李初古拔嬰城自固法起安都方平諸軍鼓譟以陵城季明趙難並率義徒相繼而進衝車四臨數道俱攻士皆殊死戰莫不奮勇爭先時初古拔父子據南門督其處距戰弘農人之在城內者三千餘人於北樓豎白幡或射無金箭安都軍副譚金薛係孝率衆先登生禽李初古拔父子二人魯方平入南門生禽僞郡丞百姓皆安堵元景引軍度熊耳山安都頓軍弘農法起進據潼關季明率方平趙難軍向陝西七里谷殿中將軍鄧盛幢主劉驂亂使人入荒田招宜陽人劉寬糾率合義徒二千餘人共攻金門塢屠之殺戍主李買得古拔子也爲虜永昌王長史勇冠戎類永昌聞其死若失左右手誕又遣長流行參軍姚範領三千人向弘農受元景節度十一月元景率衆至弘農營於開方口仍以元景爲弘農太守

置吏佐初安都留任弘農而諸軍已進陝元景旣到謂安都曰無爲坐守空城而令龐公深入此非計也宜急進軍可與顯祖并兵就之吾須督租畢尋後引也衆並造陝下卽入郭城列營於城內以逼之竝大造攻具賊城臨河爲固恃險自守季明安都方平顯祖趙難諸軍頻三攻未拔虜洛州刺史地河公張是提衆二萬度嶠來救安都方平各列陣城南以待之顯祖勒精卒以爲後柱季明率高明宜陽義兵當南門而陣趙難領盧氏樂從年少與季明爲犄角賊兵大合輕騎挑戰安都瞋目橫矛單騎突陣四向奮擊左右皆辟易不能當殺傷不可勝數於是衆軍並鼓譟俱前士皆殊死戰虜初縱突騎衆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著絳納兩當械馬亦去具裝馳奔以入賊陣猛氣咆嘯所向無前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賊忿之夾射不能中如是者數四每一

入衆無不披靡初元景令將魯元保守函谷關賊衆旣盛元保不能自固乃率所領作函箱陣多列旗幟緣險而還正會安都諸軍與賊交戰三虜郎將見元保軍從山下以爲元景大衆至日且暮賊於是奔退騎多得入城賊之將至也方平遣驛騎告元景時軍糧盡各餘數日食元景方督義租并上驢馬以爲運糧之計而方平信至元景遣軍副柳元怙簡步騎二千以赴陝急卷甲兼行一宿而至詰朝賊衆又出列陳於城外方平諸軍並成列安都并領馬軍方平悉勒步卒左右犄角之餘諸義軍並於城西南列陳方平謂安都曰今勅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我豈惜身命乎遂合戰時元怙方至悉偃旗鼓士馬皆銜枚潛師伏甲而進賊未之覺也方平等方與虜交鋒而元怙勒衆從城南門函道直出

北向結陳旌旗甚盛鼓譟而前出賊不意虜衆大駭元怙與幢王宗越率手下猛騎以衝賊陳一軍皆馳之安都方平等督諸軍一時齊奮士卒無不用命安都不堪其憤橫矛直前出入賊陳殺傷者甚多流血凝肘矛折易之復入軍副譚金率騎從而奔之自詰旦而戰至於日昃虜衆大潰斬張是提又斬三千餘級投河赴塹死者甚衆面縛軍門者二千餘人元景輕騎晨至虜兵之面縛者多河內人元景詰之曰汝等怨王澤不浹請命無所今並爲虜盡力便是本無善心順附者存拯從惡者誅滅欲知王師正如此爾皆曰虐虜見驅後出赤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此親將軍所見非敢背中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以爲不可曰今王旗北掃當令仁聲先路乃悉釋而遣之家在關裏者符守關諸軍聽出皆稱萬歲而去誕以嶠陝旣定其地宜撫以弘農劉寬虬行東弘農太守給

元景鼓吹一部法起率衆次於潼關先是建義將軍華山太守劉
槐糾合義兵攻關城拔之力少不固頃之又集衆以應王師法起
次潼關槐亦至賊關城戍主婁須望旗奔潰虜衆溺於河者甚衆
法起與槐卽據潼關虜蒲城鎮遣僞帥何難於封陵自列三營以
擬法起法起長驅入關行王檀故壘虜謂直向長安何難率衆欲
濟河以截軍後法起回軍臨河縱兵射之賊退散關中諸義徒並
處處鋒起四山羌胡咸皆請奮誕又遣陽武將軍康元撫領二千
人出上洛受元景節度援方平於函谷元景去賊衆向關時軍中
食盡元景回據白楊嶺賊定未至更下山進弘農入湖關口虜蒲
阪戍主沃州刺史杜道生率衆二萬至闔鄉水去湖關一百二十
里元景募精勇一千人夜斫賊營迷失道天曉而反道生率手下
驍銳縱兵射之鋒刃旣交虜又奔散時北討諸軍王玄謨等敗退

虜遂深入太祖以元景不宜獨進且令班師元景乃率諸將自湖
關度白楊嶺出于長洲安都斷後宗越副之法起自潼關向商城
與元景會季明亦從胡谷南歸並有功而入士馬旌旗甚盛誕登
城望之以鞍下馬迎元景除寧朔將軍京兆廣平二郡太守於樊
城立府舍率所領居之統行北蠻事龐季明爲定蠻長薛安都爲
後軍行參軍魯方平爲寧蠻參軍臧質爲雍州除元景爲冠軍司
馬襄陽太守將軍如故魯爽向虎牢復使元景率安都等北出至
關城關城棄戍走卽據之元景至洪關欲進與安都濟河攻杜道
生於蒲阪會爽退復還再出北討威著於境外又使率所領進西
陽會伐五水蠻世祖入討元凶以爲諮議參軍領中兵加冠軍將
軍太守如故配萬人爲前鋒宗慤薛安都等十三軍皆隸焉元景
與朝士書曰國禍寃深凶人肆逆民人崩憤若無天地南中郎親

率義師剪討元惡司徒臧冠軍並同大舉舳艫千里購賞之利備
之元景不武忝任行間總勒精勇先鋒道路勢乘上流衆兼百倍
諸賢奕世忠義身爲國良皆受遇先朝荷榮日久而拘逼寇廷莫
由申效想聞今問悲慶兼常大行屈道廓清惟始企遲面對展雪
哀情時義軍船率小陋慮水戰不敵至蕪湖元景大喜倍道兼行
聞石頭出戰艦乃於江寧步上於板橋立柵以自固進據陰山遣
薛安都率馬軍至南岸元景潛至新亭依山建壘東西據險世祖
復遣龍驤將軍行參軍程天祚率衆赴之天祚又於東南據高丘
屯若柵凡歸順來奔者皆勸元景速進元景曰不然理順難恃同
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啟寇心當倚我之不可勝豈幸寇之不攻哉
元景營壘未立爲龍驤將軍詹叔兒覘知之勸劭出戰不許經日
乃水陸出軍劭自登朱雀門督戰軍至瓦官寺與義軍游邏相逢

游邏退走賊遂薄壘劭以元景壘壘未立可得平地決戰旣至柴
柵已堅倉卒無攻具便使肉薄攻之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
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賊步將魯秀王羅
漢劉簡之騎將常伯與等及其士卒皆殊死戰劉簡之先攻西南
頻得燒艸舫略渡人程天祚柴未立亦爲所摧王羅漢等攻壘北
門賊艦亦至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彊麾下勇士悉遣出戰左右
唯留數人宣傳分軍助程天祚天祚還得固柴因此破賊元景察
賊衰竭乃命開壘鼓譟以奔之賊衆大敗赴淮死者甚多劭更率
餘衆自來攻壘復大破之其所殺傷過於前戰劭手斬退者不能
禁奔還宮僅以身免蕭斌被劊簡之收兵而止陳猶未散元景復
出薄之乃走競投死馬澗澗爲之滿斬簡之及軍主姚叔藝王江
寶朱明智諸葛邈之等水軍主褚湛之副劉道存並來歸順上至

新亭卽位以元景爲侍中領左衛將軍轉使持節監雒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三郡諸軍事前將軍寧蠻校尉雒州刺史上在巴口問元景事平何所欲對曰若有過恩願還鄉里故有此授初臧質起義以南譙王義宣闇弱易制欲相推奉潛報元景使率所領西還元景卽以質書呈世祖語其使曰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爾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爲雍州刺史質慮其爲荊江後患諫議爪牙不宜遠出上重違其言更以元景爲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不拜徙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曲江縣公食邑三千戶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遣左衛將軍王玄謨討之加元景撫軍假節置佐後玄謨復以爲都督雒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撫軍將軍領寧蠻校尉雒州刺史持節如故臧質義宣並反玄謨南據梁山夾江爲壘垣護之薛安都渡

據歷陽元景出屯采石玄謨聞賊盛遣司馬管法濟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孰元景使將武念前進質遣將龐法起襲姑孰值念至擊破之法起單船走質攻陷玄謨西壘玄謨使垣護之告元景曰今餘東岸萬人賊軍數倍強弱不敵謂宜還就節下協力當之元景謂護之曰師有常刑不可先退賊衆雖多猜而不整今當卷甲赴之護之曰逆徒皆云南州三萬人而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賊虛實立見則賊氣成矣元景納其言悉遣精兵助玄謨以羸弱居守所遣軍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曰京師兵悉至於是克捷上遣丹陽尹顏竣宣旨慰勞與沈慶之俱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封晉安郡公邑如故先固讓開府儀同復爲領軍太子詹事加侍中尋轉驃騎將軍本州大中正領軍侍中如故大明二年復加開府儀同三司又固讓明年遷尚書令太子詹事侍中中

正如故以封在嶺南秋輸艱遠改封巴東郡公五年又命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令中正如故又讓開府乃與沈慶之俱依晉密陵侯鄭袤不受司空故事事在慶之傳六年進司空侍中令中正如故又固讓乃授侍中驃騎將軍南兗州刺史留衛京師世祖晏駕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僕射顏師伯並受遺詔輔幼主遷尚書令領丹陽尹侍中將軍如故給班劍二十人固辭班劍元景起自將帥及當朝理務雖非所長而有弘雅之美時在朝勲要多事產業唯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得錢二萬送還宅元景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爾乃復賣菜以取錢奪百姓之利邪以錢乞守園人世祖嚴暴異常元景雖荷寵遇恒慮及禍太宰江夏王義恭及諸大臣莫不重足屏氣未嘗敢私往來世祖崩義恭元景等並相謂曰今日始免橫死義恭與

義陽等諸王元景與顏師伯等常相馳逐聲樂酣酒以夜繼晝前廢帝少有凶德內不能平殺戴法興後悖情轉露義恭元景等憂懼無計乃與師伯等謀廢帝立義恭日夜聚謀而持疑不能速決永光年夏元景遷使持節督南豫之宣城諸軍事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侍中如故未拜發覺帝親率宿衛兵自出討之先稱詔召元景左右奔告兵刃非常元景知禍至整朝服乘車應召出門庭弟車騎司馬叔仁戎服率左右壯士數十人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旣出巷軍士大至下車受戮容色恬然時年六十長子慶宗有幹力而情性不倫世祖使元景送還襄陽於道中賜死次子嗣宗豫章王子尚車騎從事中郎嗣宗弟紹宗共宗孝宗文宗仲宗成宗季宗叔仁弟衛軍諮議參軍僧珍等諸弟姪在京邑及襄陽從死者數十人元景少子承及嗣宗子纂竝在孕獲全太

宗卽位令曰故侍中尚書令驃騎大將軍巴東郡開國公新除開
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元景風度弘簡體局深沉正義亮時恭
素範物幽明道盡則首贊孝圖盛運開曆則毗燮皇化方任乎漢
輔業懋殷衡而蜂豺肆濫顯加禍毒寃動勳烈悲深朝貫朕承七
廟之靈纂臨寶業情典旣申痛悼彌軫宜崇賁徽冊以精忠懿可
追贈使持節都督南豫江三州諸軍事太尉侍中刺史國公如故
給班劔三十人羽葆鼓吹一部謚曰忠烈公叔仁爲梁州刺史黃
門郎以破臧質功封宜陽侯食邑八百戶元景從兄元怙大明末
代叔仁爲梁州與晉安王子勛同逆事敗歸降元景從父弟先宗
大明初爲竟陵王誕司空參軍誕作亂殺之追贈黃門侍郎元景
從祖弟光世先留鄉里索虜以爲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封西陵男
光世姊夫僞司徒崔浩虜之相也元嘉二十七年虜主拓跋燾南

寇汝潁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爲浩應浩謀泄被誅河東
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光世南奔得免太祖以爲振武將軍前
廢帝景和中左將軍直閣太宗定亂光世參謀以爲右衛將軍封
開國縣侯食邑千戶旣而四方反叛同閣宗越譚金又誅光世乃
北奔薛安都安都使守下邳城及安都招引索虜光世率衆歸降
太宗宥之以爲順陽太守子欣尉謀反光世賜死

顏師伯字長淵琅邪臨沂人東揚州刺史竣族兄也父邵剛正有
局力爲謝晦所知晦爲領軍以爲司馬廢立之際與之參謀晦鎮
江陵請爲諮議參軍領錄事軍府之務悉委焉邵慮晦將有禍求
爲竟陵太守未及之郡值晦見討晦與邵謀起兵距朝廷邵飲藥
死師伯少孤貧涉獵書傳頗解聲樂劉道產爲雒州以爲輔國行
參軍弟師仲妻臧質女質爲徐州辟師伯爲主簿衡陽王義季代

質爲徐州質薦師伯於義季義季卽命爲征西行參軍與安侯義
賓代義季世祖代義賓仍爲輔國安北行參軍王景文時爲諮議
參軍愛其諧敏進之世祖師伯因求杖節乃以爲徐州主簿善於
附會大被知遇及去鎮師伯以主簿送故世祖鎮尋陽啟太祖請
爲南中郎府主簿太祖不許謂典籤曰中郎府主簿那得用顏師
伯世祖啟爲長流正佐太祖又曰朝廷不能除之卽可自板亦不
宜署長流世祖乃板爲參軍事署刑獄及入討元凶轉主簿世祖
踐阼以爲黃門侍郎隨王誕驃騎長史南郡太守改爲驃騎大將
軍長史南濮陽太守御史中丞臧質反出爲寧遠將軍東陽太守
領兵置佐以備東道事寧復爲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改領前軍
將軍徙御史中丞遷侍中上以伐逆寧亂事資羣謀大明元年末
詔曰昔歲國難方結疑儒者衆故散騎常侍太子右率龐秀之履

嶮能貞首暢義節用使狡狀先聞軍備夙固醜逆時殄頗有力焉
追念厥誠無忘於懷侍中祭酒顏師伯侍中領射聲校尉袁愨孫
豫章太守王謙之太子前中庶子領右衛率張淹爰始入討預參
議謀契濶大難宜蒙殊報秀之可封樂安縣伯食邑六百戶師伯
平都縣子愨孫興平縣子謙之石陽縣子淹廣晉縣子食邑各五
百戶師伯遷右衛將軍母憂去職二年起爲持節督青冀二州徐
州之東安莞兗州之濟北三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
其年索虜拓跋濬遣僞散騎常侍鎮西將軍清水公拾賁勅文率
衆寇清口清口戍主振威將軍傅乾愛率前員外將軍周盤龍等
擊大破之世祖遣虎賁主龐孟蚪積射將軍殷孝祖等赴討受師
伯節度師伯遣中兵參軍苟思達與孟蚪合力行達沙構虜窟瓌
公五軍公等馬步數萬迎軍拒戰孟蚪等奮擊盡日孟蚪手斬五

軍公虜於是大奔孝祖又斬窟瓌公赴水死者千計虜又遣河南公黑水公濟州公青州刺史張懷之等屯據濟岸師伯又遣中兵參軍江方興就傅乾愛擊破之斬河南公樹蘭等虜別帥它門又遣萬餘人攻清口戍城乾愛方興出城拒戰即斬它門餘衆奔去虜清水公又率二萬人復來逼城乾愛等出戰又破之追奔至赤龍門殺賊甚衆上嘉其功詔曰虜驅率犬羊規暴邊塞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師伯宣略命師合變應機濟戍奮怒一月四捷支軍異部騁勇齊效頻梟名王大殲羣醜朕用嘉歎良深於懷可遣使慰勞并符輔國府詳考攻最以時言上苟思達龐孟蚪等又追虜至杜梁虜衆多四面俱合平南參軍童太一及苟思達等並單騎出盪應手披靡孟蚪等繼至虜乃散走赴河死者甚多旣而虜更合衆大至孟蚪等又破之世祖又遣司空參軍天生助師伯張

懷之據糜溝城師伯遣天生等破之懷之出城逆戰天生率軍王劉懷珍白衣客朱士義殿中將軍孟繼祖等擊之懷之敗走入城僅以身免繼祖於陣遇害追贈郡守又虜隴西王等屯據申城背濟向河三面險固天生又率衆攻之朱士義等貫甲先登賊赴河死者無算即日陷城虜天水公又攻樂安城建威將軍平原樂安二郡太守分武都與卜天生等拒擊大破之虜乃奔退追戰克捷直至清口虜攻圍傅乾愛乾愛隨方拒對孝祖等旣至虜徹圍遁走師伯進號征虜將軍三年竟陵王誕反師伯遣長史稽玄敬率五千人赴難四年徵爲侍中領右軍將軍親幸隆密羣臣莫二遷吏部尚書右軍如故上不欲威柄在人親監庶務前後領選者唯奉行文書師伯專情獨斷奏無不可遷侍中領右衛將軍七年補尚書右僕射時分置二選陳郡謝莊琅邪王曇生並爲吏部尚書

師伯子舉周旋寒人張竒爲公車令上以竒資品不當使兼市買承以蔡道惠代之令史潘道栖褚道惠顏禕之元從夫任澹之石道兒黃難周公選等抑道惠敕使竒先到公車不施行竒兼市買丞事師伯坐以子領職莊曇生免官道栖道惠棄市禕之等六人鞭杖一百師伯尋領太子中庶子雖被黜挫受任如初世祖臨崩師伯受遣詔輔幼主尚書中事專以委之廢帝卽位復還卽真領衛尉師伯居權日久天下輻輳游其門者爵位莫不踰分多納貨賄家產豐積伎妾聲樂盡天下之選園池第宅冠絕當時驕奢淫恣爲衣冠所嫉又遷尚書右僕射領丹陽尹廢帝欲親朝政發詔轉師伯爲左僕射加散騎常侍以吏部尚書王景文爲右僕射奪其京尹又分臺任師伯至是始懼尋與太宰江夏王義恭柳元景同誅時年四十七六子並幼皆見殺弟師仲中書郎晉陵太守師

叔司徒主簿南康相太宗卽位詔曰故騎常侍僕射領丹陽尹平都縣子師伯昔逢代運豫班榮賞遭罹厄會隕命淫刑宗嗣殄絕良用矜悼但其心瀆貨宜貶贈典可紹封社以慰冤魂謚曰荒子師仲子幹繼封齊受禪國除

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也兄敞之爲趙倫之征虜參軍監南陽郡擊蠻有功遂卽真慶之少有志力孫恩之亂也遣人寇武康慶之未寇隨鄉族擊之由是以勇聞荒擾之後鄉邑流散慶之躬耕壟畝勤苦自立年三十未知名往襄陽省兄倫之見而賞之倫之子伯符時爲竟陵太守倫之命伯符版爲寧遠中兵參軍竟陵蠻屢爲寇慶之爲設規略每擊破之伯符由此致將帥之稱伯符去郡又別討西陵蠻不與慶之相隨無功而反永初二年慶之除殿中員外將軍又隨伯符隸到彥之北伐伯符病歸仍隸檀道濟

道濟還白太祖稱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引接
出入禁省出戍錢唐新城及還領淮陵太守領軍將軍劉湛之知
之欲相引接謂之曰卿在省年月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
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尋轉正員將軍及湛之被收
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履屨縛縶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
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遣收吳郡太守劉斌殺
之遷始興王濬後軍行參軍員外散騎侍郎元嘉十九年雒州刺
史劉道產卒羣蠻大動征西司馬朱脩之討蠻失利以慶之爲建
威將軍率衆助脩之脩之失律下獄慶之專軍進討大破緣沔諸
蠻禽生口七千人進征湖陽又獲萬餘口遷廣陵王誕北中郎中
兵參軍領南東平太守又爲世祖撫軍中兵參軍世祖以本號爲
雒州隨府西上時蠻寇大甚水陸梗礙世祖停大隄不得進分軍

遣慶之掩討大破之降者二萬口世祖至鎮而驛道蠻反殺深式
還慶之又討之王玄謨領荊州王方回領臺軍竝會平定諸山獲
七萬餘口鄖山蠻最彊盛魯宗之屢討不能克慶之剪定之禽三
萬餘口還京師復爲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南
濟陰太守雒州蠻又爲寇慶之以將軍太守復與隨王誕入沔旣
至襄陽率後軍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懋振威將軍劉顥
司空參軍魯尚期安北參軍顧彬馬文恭左軍中兵參軍蕭景嗣
前青州別駕崔目連安蠻參軍劉離之奮威將軍王景式等二萬
餘人伐沔北諸山蠻宗懋自新安道入太洪山元景從均水據五
水嶺文恭出蔡陽口取赤係陽景式由延山下向赤圻陂目連尚
期諸軍八道俱進慶之取五渠頓破陽以爲衆軍節度前後伐蠻
皆山下安營以迫之故蠻得據山爲阻於矢石有用以是屢無功

慶之乃會諸軍於茹丘山下謂衆曰今若緣山列旆以攻之則士馬必損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巖未有饑弊卒難禽剪今令諸軍各率所領以營於山上出其不意諸蠻必恐恐而乘之可不戰而獲也於是諸軍並斬山開道不與蠻戰鼓譟上山衝其腹心先據險要諸蠻震擾因其懼而圍之莫不奔潰自冬至春因糧蠻穀頃之南新郡蠻帥田彥生率部曲十封六千餘人反叛攻圍郡城慶之遣元景率五千人赴之軍未至郡已被破焚燒城內倉儲及廨舍蕩盡并驅略降戶屯據白楊山元景追之至山下衆軍悉集圍山數重宗慤率其所領先登衆軍齊力急攻大破威震諸山羣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惡之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畏懼曰蒼頭公已復來矣慶之引軍自茹丘山出檢城大破諸山斬首二千級虜生蠻二萬八千餘口降蠻三萬五千口牛

馬七百餘頭米粟九萬餘斛隨王誕築納降受俘二城於白楚慶之復率衆軍討幸諸山犬羊蠻緣險築重城施門櫓甚峻山多木石積以爲礪立部曲建旌旗樹長帥鐵馬成羣慶之連營山中開門相通又命諸軍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兼以防蠻之火頃之風甚蠻夜下山人提一炬以燒營營內多幔屋及艸菴火至輒以池水灌滅諸軍多出弓弩夾射之蠻散走慶之令諸軍斬山開道攻之而山高路險暑雨方盛乃置東岡蜀山宜民西柴黃徽上凌六戍而還蠻被圍守日久竝饑乏自後稍出歸降慶之前後所獲蠻竝移京邑以爲營戶二十七年遷太子步兵校尉其年太祖將北討慶之諫曰馬步不敵爲日已久矣請舍遠事且以檀到言之道濟再行無功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將恐重辱王師難以得志上曰小醜竊據河南脩

復王師再屈自別有以亦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虜所恃唯馬夏水浩汗河水流通泛舟北指則碯礮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戍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間城守相接虜馬過河便成禽也慶之又固諫不可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竝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及北討慶之副玄謨向碯礮戍王棄城走玄謨圍滑臺慶之與蕭斌留碯礮仍領斌輔國司馬玄謨攻滑臺積旬不拔虜王拓跋燾率大衆南向斌遣慶之率五千人救玄謨慶之曰玄謨兵疲衆老虜寇已逼各軍營萬人乃可進耳少軍輕往必無益也斌固遣令去會玄謨退斌將斬之慶之固諫乃止太祖後問何故諫斌殺玄謨對曰諸將奔退莫不懼辱自歸而死將至逃散且大

兵至未宜自弱故以攻爲便耳蕭斌以前驅敗績欲死固碯礮慶之曰夫深入寇境規求所欲退敗如此何可以任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過清東非國家有也碯礮孤絕復作朱脩之滑臺耳會詔使至不許退諸將並謂宜留斌復問計於慶之慶之曰閫外之事將所得專詔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玄謨自以退敗求戍碯礮斌乃還歷城申垣垣護之共據清口慶之乘驛馳歸未至上驛詔止之使還救玄謨會虜已至彭城不得向北太尉江夏王義恭留領府中兵參軍拓跋燾至卯山義恭遣慶之率三千拒之慶之以爲虜衆強往必見禽不肯行太祖後謂之曰河上處分皆合事宜惟恨不棄碯礮耳卿在左右久偏解我意正復違詔濟事亦無嫌也二十

七年使慶之自彭城徙流民數千家於瓜步征北參軍程天祚徙江西流民於南州亦如之二千九年復更北伐慶之固諫不從以立議不同不使北出是時亡命司馬黑石廬江叛吏夏侯方進在西陽五水誑動羣蠻自淮汝至于江沔咸罹其患十月遣慶之督諸將討之詔豫荆雍並遣軍受慶之節度三十年正月世祖出次五洲總統羣帥慶之從巴水出至五洲諮受軍略會世祖典籤董元嗣自京師還陳元凶弒逆世祖遣慶之還山引諸軍慶之謂腹心曰蕭斌婦人不足數其餘將帥並是所悉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爲用力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衆軍旣集假慶之征虜將軍武昌內史領府司馬世祖還至尋陽慶之及柳元景等並以天下無主勸世祖卽大位不許賊欲遣慶之門生錢無忌齎書說慶之解甲慶之執無忌白世祖世祖踐阼以

慶之爲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尋出爲使持節督南兗豫徐兗四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兗州刺史常侍如故鎮盱眙上伐逆定亂思將帥之功下詔曰朕以不天有生罔二泣血千里志復深逆鞠旅伐罪義氣雲踴羣帥仗節指難如歸故曾未積旬宗社載穆遂以眇身猥纂大統永念茂庸思崇徽錫新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兗豫徐兗四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兗州刺史沈慶之新除散騎常侍領軍將軍柳元景新除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宗慤督兗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兗州刺史徐遺寶寧朔將軍始興太守沈法系驃騎諮議參軍顧彬之或盡誠謀初宣綜戎略或受命元帥一戰寧亂或稟奇軍統協規效捷偏師奉律勢振東南皆忠國忘身義高前烈功載民聽誠簡朕心定賞策勲茲焉攸在宜列土開邑永蕃皇家慶之可封南昌縣公元景曲江縣公並食邑三千戶慤

洮陽縣侯食邑二千戶遺寶蓋陽縣侯食邑一千五百戶法系平
固縣侯彬之陽新縣侯並食邑千戶又特臨軒召拜又使慶之自
盱眙還鎮廣陵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上遣左衛將軍王玄謨討
之軍沂淮向壽陽總統諸將尋聞荆江二州竝反徵慶之入朝率
所領屯武帳岡甲仗五十人入六門魯爽先遣弟瑜進據蒙龍歷
陽太守張幼緒率軍討瑜值爽至衆散而反乃遣慶之濟江討爽
爽聞慶之至連營稍退自留斷後慶之與薛安都等進與爽戰安
都臨陣斬爽進慶之號征北大將軍進督青冀幽三州給鼓吹一
部前軍破賊轉位等後至追躡一階尋與柳元景俱開府儀同三
司辭改封始興郡公戶邑如故慶之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上嘉
其意許之以爲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又固讓上不許
表疏數十上又面陳曰張良名賢漢高猶許其退臣有何用必爲

聖朝所須乃至稽顙自陳言輒泣涕上不能奪聽以郡公罷就第
月給錢十萬米百斛衛史五十人大明元年又申前命復固辭三
年司空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復以慶之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徐兗
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率衆討之
至歐陽誕遣客慶之宗人沈道愍齋書說慶之餉以玉鐙刀慶之
遣道愍反數以罪惡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之曰沈君白首之年
何爲來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上慮誕
北奔使慶之斷其走路慶之移營白土去城十八里夕進新亭誕
果出走不得去還城事在誕傳慶之進營洛橋西焚其東門值雨
不克慶之兄子僧榮時爲兗州刺史鎮瑕丘遣子懷明率數百騎
詣受慶之節度慶之塞壅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時夏雨
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以激之詔無所問

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出自北門慶之不問悉焚之誕於城上授函表倩慶之爲送慶之曰我奉詔討賊不得爲汝送表汝必欲歸死朝廷自應開門遣使吾爲汝送護之每攻城輒身先士卒上戒之曰卿爲統任當令處分有方何蒙楯城下身受矢石邪脫有傷挫爲損不少自四月至于七月乃屠城斬誕進慶之司空又固讓於是與柳元景竝依晉密陵侯鄭袤故事朝會慶之位次司空元景在從公之上給郵吏五十人門施行馬四年西陽五水蠻復爲寇慶之以郡公統諸軍討之攻戰經年皆悉平定獲生口數萬人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攜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宮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同開焉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示人曰錢盡在此中身享大國家素富厚產業累萬金奴僮千計再獻錢千萬穀萬斛以始興優近求改封

南海郡不許妓妾數十人並美容工藝慶之優游無事盡意歡愉非朝賀不出門每從遊幸及校獵據鞍陵厲不異少壯太子妃上世祖金鏤七箸及杵杓上以賜慶之曰卿辛勤匪殊歡宴宜等且觴酌之賜宜以大夫爲先也上嘗歡飲普令羣臣賦詩慶之手不知書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受師伯上卽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命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媿張子房上甚悅衆坐稱其辭意之美世祖晏駕慶之與柳元景等並受顧命遺詔若有大軍旅及征討悉使委慶之前廢帝卽位加慶之几杖給三望車一乘慶之每朝賀常乘猪鼻無幟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人騎馬履行園田政一人視馬而已每農桑遽月或時無人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有時人與馬成三無人則與

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几杖竝固讓廢帝狂悖無道衆並
勸慶之廢立及柳元景等連謀以告慶之慶之與江夏王義恭素
不厚發其事帝誅義恭元景等以慶之爲侍中太尉封次子中書
郎文季建安縣侯食邑千戶義陽王昶反慶之從帝度江總統衆
軍少子文耀年十餘歲善騎射帝愛之又封永陽縣侯食邑千戶
帝凶暴日甚慶之猶盡言諫爭帝意稍不說及誅誨邁慮慶之不
同量其必至乃閉清谿諸橋以絕之慶之果往不得度而還帝乃
遣慶之從子攸之齎藥賜慶之死時年八十是年初慶之夢有人
以兩匹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兩匹八十
尺也足度無盈餘矣及死賜與甚厚追贈侍中太尉如故給鸞輅
輶車前後羽葆鼓吹謚曰忠武公未及葬帝敗太宗卽位追贈
侍中司空謚曰襄公長子文叔歷中書黃門郎景和末爲侍中慶

之之死也不肯飲藥攸之以被撻殺之文叔密取藥藏錄或勸文
叔逃避文叔見帝斷截江夏王義恭支體慮奔亡之日帝怒容致
義恭之變乃飲藥自殺子祕書郎昭明亦自縊死太始七年改封
蒼梧郡公元年還復先封時改始興爲廣興昭明子曇亮襲廣興
郡公齊受禪國除慶之弟劭之元嘉中爲廬陵王紹南中郎行參
軍討建安揭陽諸賊病卒兄子僧榮敞之之子也孝建初爲安成
相荆江反叛發兵拒臧質質遣其安成相臧眇之討僧榮擊破之
大明中爲兗州刺史景和中徵爲黃門郎未還卒子懷明太宗泰
始初居父憂起爲建威將軍東征南討有功封吳興縣子食邑四
百戶歷位黃門侍郎再爲南兗州刺史元徽初丁母艱去職桂陽
王休範爲逆起爲冠軍將軍統水軍防固石頭朱雀失守懷明委
軍奔走頃之憂卒慶之從弟法系字體先亦有將用初爲趙伯符

將佐後隨慶之征五水蠻世祖伐逆以爲南中郎參軍加寧朔將軍領三千人前發與柳元景旦至新亭元景居中營宗慤居西營法系居東營東營據岡賊攻元景法系臨射之所殺甚衆法系壑外樹悉伐之令倒賊劬來攻緣樹以進彭排多開隙選善射手的發無不中死者交橫事平以爲寧朔將軍始興太守討蕭簡於廣州聞臺軍將至簡誑其衆曰臺軍是賊劬所遣並信之前征北參軍顧邁被賊徙在城內善天文云荆江有大兵城內由此固守初世祖先遣鄧琬圍簡唯治一攻道法系至曰宜四面並攻若守一道何時可拔琬慮功不在已不從法系曰更相守五十日日盡又不克乃從之八道俱攻一日卽拔斬蕭簡廣州平封庫藏付鄧琬而還官至驍騎將軍尋陽太守新安王子鸞北郎司馬劬之子文秀別有傳慶之羣從姻戚田之在列位者數十人

史臣曰張釋之云用法一偏天下獄皆隨輕重縣衡於上四海共稟其平法亂於朝民無所措手足師伯籍寵代臣勢震朝野傾意廝臺情以貨結自選部至於局曹莫不從風而靡曲徇私請因停詔敕天震實怒仆者相望師伯任用無改而王謝免職君子謂是舉也豈徒失政刑而已哉



